

說文段注訂補

第一册

說文

部

段

十

四

卷

注

部

解

说文段注订补 四一册函

编著：〔清〕王绍兰

出版：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印刷：韩营大队装订厂

北京大兴县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一九八二年七月木板刷印

定价：四十二元

统一书号：7068·913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說文段注訂補第一

嘉業堂叢書

蕭山王紹蘭學

一惟初大極

補曰心部惟凡思也刀部初始也从刀衣裁衣之始也引申之凡始皆曰初故爾雅釋詁曰初始也周易繫辭傳曰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虞翻曰大極大一也分爲天地故生兩儀也大極卽大一在天地未分之前追溯其初故云惟初大極

道立於一

補曰辵部道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立部大恒也從大立一之上於者身部重文

作然說云象古文鳥省是於卽鳥也孔子曰鳥吁呼也取其助氣經傳因以於爲語助言道立於一者三部三天地人之道也繫辭傳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是之謂道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立之斯立是之謂道立王部引孔子曰一貫三爲王上一卽天道下一卽地道中一卽人道豎一爲一以貫之此據兩儀旣生爲說然大極之初元氣雖壹壹未判而天地人之道固已先立於一矣故云道立於

造分天地

補曰爾雅釋言作造爲也作造爲三字互訓則造亦作故周官膳夫鄭注云造作也作有始義則造亦有始義故呂氏春秋大樂篇下賢篇高注竝云造始也八部分別也從八從刀刀以分別物也造分猶言始分天字解云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地字解云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從土也聲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天地於大一之後始分故云造分天地

化生萬物

韻會引作生

補曰化者匕之借字匕部匕變也從到人化教行也與變化義

別生部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萬本蟲名夂部

蟲也從夂象形禮記借范艸之范為萬檀弓內則鄭

注竝云范蜂也然則萬蟲即蠶蠶之起也羣蠶從以

萬數故借以為千萬字風俗通論數曰十十謂之百

十百謂之千十十謂之萬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牛部物萬物

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從牛勿聲繫辭

傳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敍卦

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明萬物非天地之化不

生故云化生萬物總而論之祭酒此說蓋言思惟始

初大極之前天地未分函三為一道已於是乎立及

一分爲天地萬物於是乎生故乾鑿度引孔子曰易

始於大極

鄭注云氣象未分之時天地之所始也

大極分而爲二故生

天地又曰一者形變之始輕清者上爲天濁重者下

爲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竝俱

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三畫以下爲

地四畫以上爲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陽動而進陰

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

十五之謂道

鄭注云彖者爻之不變動者五象天數奇也十象地數耦也合天地之數乃謂

道之老子道化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呂

氏春秋大樂篇大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

高注云陰出生也

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又曰天地車輪終則復

始萬物所出造於大一化於陰陽淮南子原道訓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是皆許說之所本也此四句以極一地物爲韻小雅斯千篇地與揚韻讀若狄亥字古文說云亥爲豕與豕同亥亥而生子復從一起亦四句以豕意子起爲韻自敍云立一爲耑畢終於亥起訖皆用韻語足徵古人著書始終謹嚴之灋

凡一之屬皆從一

補曰二部凡字解云最括也必言凡者敍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厠又云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方曰類聚物

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襍而不遞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是其文字繁多各有統屬故須發凡以爲最括周官宰夫職曰掌官成以治凡左氏隱十一年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杜注謂此蓋周禮之舊制其釋例云偁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以母弟二凡其誼不異說文每部之首言凡誼取周官左氏矣某之屬者尾部屬連也謂連其字使有所統猶周官則帥其屬之屬也皆從某者从部從隨行也謂隨其文各依其類猶周官則從其長之從也又全書言凡某之屬皆從某非僅指本部而言它部有從某字者皆於此部凡某該

之如一部元天丕吏之從一自不待言若帝下云古

文諸上字皆從一王下云孔子曰一貫三為王一即

豐故云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從十孔子曰

推一合十為士韻會所引如此玉篇同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

屯然而難從少貫一者地也藏也從死在艸中

一其中所以薦之正是也從止一以止是古文正從

一足足亦止也干犯也從反入從一十數之具也一

為東西一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具矣音聲也從音舍

一肅所以書也從肅一聲又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

廬謂之寸口從又一百十也從一白數十百為一

貫相章也再一舉而二也從一肅省又五指拊也從

受一聲办傷也從勿從一曰美也從日含一一道也
 丂气欲舒出上礙於一也亏於也象气之舒亏從
 丂從一一者其气平也显祭所薦牲皿也從皿一象
 皿形△三合也從入一象三合之形卩木下曰本從
 木一在其下卩赤心木松柏屬從木一在其中一者
 記其心下五字據韻會引補卩木上曰末從木一其上也卩艸
 木之初也從一上貫一將生枝葉一者地也卩出也
 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卩止也從卩
 盛而一橫止之兒也卩艸葉也從叕穗上貫一下有
 根象形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從日一象形日明也
 從日見一上一地也卩穿物持之也從一橫日各本皆作

貫據許說 象寶貨之形並一種而久生者故謂之並

當如此 一地也三字小

象形在一之上地也此與崙同意 徐本無韻會以

為徐錯說廣韻集韻類篇 覆也從一兩從一兩平分於土

皆有此三字與大徐同 覆也從一兩從一兩平分於土

之高也從一兩從一兩平分於土

上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台以告四方故厂之從

一口發號者君后也易開也從日一勿象馬一歲也

從馬一絆其足而夫也從大一以象簪也立亘也從

大立一之上溼从水一所以覆也厶害也從一雝川

雨水從雲下也一象天口象雲水霑其間也吊鳥飛

上翔不下來也從一一猶天也象形也鳥飛從高下

至地也從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

本也

韻會引有此二字

至也從氏下箸一一地也戈平頭戟

也從一横之象形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

止也一曰亾也從亾一一有所礙也

末五字據韻會引補

一

袞袞有所俠藏也從一上有一覆之二地之數也從

耦一与賜予也一与爲与且薦也從口足有二横一

其下地卞陽之正也從一微陰從中袞出也命古文

甲始於一見於十歲成於木之象丙位南方萬物成

炳然陰气初起陽气將虧從一入口一者陽也辛秋

時萬物成而輒金剛味辛辛痛卽泣出從一從辛辛

臯也死古文酉從艸從一

據類篇引如此

𠂔爲春門萬物已

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死閉門象也戌滅也九月陽
氣微陽下入地戌含一也五行土生於戌盛於戌從
戌一亦聲以上諸一字皆一之屬皆從道立於一之
一故云凡一之屬皆從一舉此一隅其餘五百三十
九部皆可以此推之

弋古文一

補曰吳氏穎芳說文理董云弋者杙之省猶枚也一
枚爲弋式式竝同紹蘭按一古文弋而以式爲古文
一者禮經公食大夫禮一以授賓鄭注云古文一爲
壹壹亦不古於一此漢時注經者所謂古文如士冠
禮闌西闕外注云古文闌爲槩闕爲蹙下文孝友時

格注云今文格爲馵之等鄭以所傳之經有今古文之分故偁古文別於今文或用今或從古祭酒則專說解文字與注經異故全書但偁古文以別篆文籀文無偁今文者此古文弋蓋自敘所謂甄豐等改定之古文非孔子壁中之古文也吳禪國山碑弋十有弋弋十有九用此弋字

禦祀也

補曰此禦六沴之祀也尙書大傳維五位復建辟厥

沴鄭注云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口口變異則知此爲貌邪言臚輒改過以其禦之至司之日月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不言六位天不違其位也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

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

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司主也此月口夏數也

焉此用五事之次則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主言

非也若五行王相之次則八月九月主聽十月十一

月主思心亦非也子駿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

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月九月

維言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聽是司十二月與凡六診

正月維王極是司於四時之氣似相近也

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

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

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自正月盡

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

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

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昃為日之中下

晡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二辰謂日月

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

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

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土受之日月星辰莫
中則下土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

同是離逢非沴惟鮮之功莫夜也星辰之變夜見亦與晝同初昏為朝夜半為

中將晨為夕或曰將晨為朝初昏為夕也離憂也逢

見也是為憂見之象非沴也言王行非能沴天者也

鮮殺也功成也惟凶咎之殺禦貌於喬忿以其月從

已成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言於訖眾以其月從其禮祭之

參乃從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

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思心於有

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王極於宗始以其

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止貌之失者在於去驕忿驕

忿者是不恭之刑也謂若傲

很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從順也三祭之其神乃順

不怒也訖止也止言之失者在於去止眾止眾者是

不從之刑也止眾謂若周威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

也謂若亂於是非象其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怵
讀為獸不狘之狘彼讀為風雨所漂颯之颯止聽之
失者在於去怵彼怵者是不聽之刑也謂若老夫
灌灌小子躑躑誨余詵詵聽我眊眊之類尤過也止
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有所過者是不
之刑也謂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
季氏之類也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
之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失在於斯王不極則
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天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
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
祖廟之藏者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器絜祀用
謂之天府也

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自南至西

卒於北方禮志致齊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

致齊即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為致齊明九日

朝而初祀者一旬有一日事為畢也新器赤黍改過

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廷也此祀五
精之神其牲器案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祀天非
正月亦以此其祀禮曰格祀篇名也曰某也方祀曰
禮祀此神也

播國宰相行事篇中大祝贊主人辭也某天子名也

侯相助也言諸侯率其常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祀

六沴是合大祝告神以君悔過之辭也周禮大祝掌

神靈謂木精靈威仰火精赤標怒土精含樞紐金精

白招矩水精汁光紀及木帝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黃

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

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皆是也生能其事死在祀典

配其神而食合猶為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言神靈正

也六沴是神靈所為所謂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六事之機以

顯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言民廣及天

事六事也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過神靈亦合口

內推六沴天子以天下為任者六事貌言視聽思心

王極也機天文也天文運轉以縣見六事之變異示

从示御聲

補曰彳部御使馬也从彳从卸是御有止義禦从示御聲形聲兼會意

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注曰見玉人注曰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殺也按玉藻謂之珽注云此亦笏也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典瑞曰王晉大圭以朝日魯語曰天子大采朝日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皆謂此司馬相如賦有晁采晁古朝字朝采卽朝日之大采也長三尺博三寸蓋自其中已上殺之其殺六分而去一至其首則仍博三寸而

方之鄭云方如椎頭是也珽玉逸引相玉書作瑅杼
今周禮作杼玉藻注同杼是也

訂曰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鄭注云此亦笏
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
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
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
炤謹案 義疏曰珽笏大圭三者鄭氏以爲一爲鄭
氏之說者曰珽玉六寸據上不殺者椎頭也然以笏
計之笏度二尺六寸加椎頭六寸是大圭應長三尺
二寸而玉人典瑞俱云大圭三尺者何也是大圭非
珽明矣第珽與大圭固二而陳氏以珽卽笏

陳祥道
禮書曰

天子之筩日珽恐猶未然本文明言天子之珽方正無所詘諸侯之茶前詘後直大夫前後詘筩則明言中博三寸前後皆二寸則以爲大夫之前後詘可也與天子之方正諸侯之後直能附合乎且筩惟天子以球玉諸侯則以象大夫則以竹安得盡以玉爲之而但辨其直殺邪則珽與筩亦不得混爲一也荀卿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茶大夫服筩管子云天子執玉筩以朝日又似珽茶之用同於筩者或天子有珽有玉筩接諸侯則搢珽示方正朝日則執玉筩示有所讓諸侯有茶有象筩朝王及臨羣臣則搢玉茶示上詘下直居恒則所搢但象筩與本文於大夫不舉名蓋大夫

惟有一笏原無異制異用觀荀子於大夫言服笏服

者其常於天子言御珽諸侯言御茶則必有所御乃

用之禮記義疏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

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以大

圭為笏未見其可也且記言其中博三寸則是上下

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半也又安知

天子諸侯殺其上大夫士殺其下乎王炎說見義疏引

說文曰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又曰椎擊也

齊謂之終葵終葵為椎猶不律為筆疾黎為薺皆異

國殊語相玉書言琕大六寸其燿自照見離騷王逸注玉篇

亦云琕美玉埋六寸光自輝而康成引相玉書琕作

珽說文有珽無珽蓋珽卽珽古今文康成合珽與大
 圭爲一與說文同卽如其說大圭長三尺珽長六寸
 爲椎頭故曰杼上終葵首然注云爲椎於其杼上杼
 網也是謂杼上者網其上此椎頭六寸指不網者而
 言豈其然乎杼長也方言引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
 長首也楚謂之仔音序燕謂之杼諸侯之笏音拙前故前
 短天子之珽杼上故上長旣曰方正玉藻天子摺珽
方正於天下也
 而又網之誤矣惠士奇說禮說 紹蘭謹案攷工記玉
 人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不言是珽
 更不言是笏玉藻珽笏各物亦不言珽是大圭許謂
 珽卽大圭蓋據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云晉讀
爲摺紳之摺 玉藻

天子搢珽之文因合爲一物然玉人止言大圭不以爲珽也鄭注攷工旣以珽爲大圭同於許說而注玉藻又以珽爲笏則尤非許意許於曰重文曰解云籀文矦一曰佩也象形

竹部無笏此其正字也

明不謂笏珽同物

矣案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鄭彼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是鄭以珽笏大圭三者爲一物故玉人注亦云大圭或謂之珽但玉藻又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鄭彼注云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

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今據記云其中博三寸明笏制上下皆殺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當殺四寸三分又三分分之一其制旣與方正之珽不同亦與杼上終葵首之大圭不合且笏長二尺六寸以大圭三尺較之尙餘四寸若加椎頭六寸則大圭當長三尺二寸而典瑞及玉人皆云大圭長三尺是大圭非笏可知矣珽形方正大圭則杼上終葵首制度各異鄭公亦知其不可通故又自申其說曰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今據雜記贊大行曰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故說文於璋下行剡上爲圭於圭下云瑞玉也上圓下方然則凡圭之

首或剡或圓竝不方如椎頭是大圭非珽又可知矣

又案大圭之異於它圭者鎮圭尺有二寸桓圭九

寸信圭躬圭皆七寸

典瑞注如此玉人注云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

云常為七寸

惟大圭長至三尺故尊而異其名曰大凡圭

之首或剡或圓記於大圭俾終葵首齊人謂椎為終

葵故鄭注玉藻以珽為大圭因謂終葵首於杼上又

廣其首方如椎頭古椎頭之狀於經傳無可攷

今本釋名

椎推也末亦椎也畢氏疏證據太平御覽訂其誤其說是也故不復引

而終葵之形則

有可旁推互證而知者爾雅釋草終葵繁露

陸氏本如此云

本亦作終同

郭注曰承露也大莖小葉本艸陶注曰終葵

一名承露

今本終譌落據爾雅及注訂正

蜀本注云蔓生葉圓是終

葵繁露之形園也釋艸又曰中馗菌小者菌中馗猶
終葵也艸部菌字解云地蕈也从艸困聲困字解云
廩之園者園謂之困方謂之京今日驗地蕈之形正
園與从困得聲之義適合是中馗菌之形亦園也周
南兔置曰施于中達中達亦猶終葵也傳云達九達
之道爾雅釋宮九達謂之達達卽馗之或字九部馗
字解云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馗高也今日驗
龜甲楯長不方其背中央高兩旁下有文岐出正如
九達之道是中馗道之形亦長楯岐出而不方也然
則大圭之杼上終葵首其園與繁露及菌同卽圭字
解所云上園者也其中高旁下岐出楯長與九達道

及龜背同卽璋字解所云圭剡上者也唯其剡上故云杼上剡與杼皆指其橢長而殺者言之唯其上圜故云終葵首圜指其首之宛宛然而圜者言之則終葵首圜而不方可知終葵卽椎終葵首旣圜而不方則椎頭之圜而不方卽可據終葵首之形而定鄭謂方如椎頭誤矣至其以珽爲笏則尤誤之甚者段氏據之以注珽字且以方如椎頭之說爲是蓋仍其誤而未之攷也

从玉廷聲

補曰廷之言庭也廷字解云朝廷也庭字解云宮中也从广廷聲爾雅釋詁庭直也珽亦从廷聲玉藻說

斑為方正鄭注云斑之言斑然無所屈也形聲兼會意

莊上諱

注曰其說解當曰艸大也从艸壯聲

補曰管子小問篇說苗云至其壯也莊莊乎其土也然則莊解當曰艸壯兒

藿灌淪从艸夢聲讀若萌

注曰今釋艸葭蘆葵藨其萌藿郭云今汪東呼蘆筍為藿音繼綫下文蒹葭華榮郭別為一條許君所據爾雅藿灌淪句字皆與今文大乖今不可得其讀矣

訂曰詩秦風不承權輿毛傳權輿始也爾雅釋詁權
輿始也郭注引詩胡不承權輿大戴禮誥志篇虞夏
之秣正建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艸權輿此夢灌
渝之切證許讀夢若萌而以灌渝二字連文爲句蓋
爾雅釋艸古讀如此灌渝正字權輿借字郭氏不知
乃讀其萌灌爲句灌屬下讀灌渝皆俗字正可據許讀以
糾郭讀之誤段氏乃云許君所據爾雅夢灌渝句字
皆與今本大乖且云今不可得其讀何其遷就游移
疑誤後學至此乎逸周書周月解日月俱起於牽牛
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月宿日行月
一次而周天厯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

權輿亦權輿二字連文不分讀之一證惟文酌解幹
勝權輿孔晁注云言有權無不輿始析權輿爲兩謝
氏金圃卽斥之曰注謬幹謂骨幹勝讀平聲權輿始
基也立基能勝之也自孔氏有此注或又謂造衡自
權始造車自輿始之說孫氏季逵正之以爲權輿者
艸木之始大戴禮孟春百艸權輿揚雄賦萬物權輿
於內徂落於外釋艸云其萌蘢蒨郭景純以蒨屬下
句按說文夢灌淪夢讀若萌卽釋艸之萌灌蒨權輿
與灌淪聲相近也言簡而明

芸艸也似日宿从艸云聲

補曰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引禮圖曰芸蒿葉似

蒿香美可食史記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陶爲酒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桃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漢書西域傳罽賓國有日宿淮南王說芸艸可以外復生

注曰可以外復生謂可以使外者復生蓋出萬畢術鴻寶等書今失其傳矣

訂曰太平御覽引淮南子曰芸可以外而復生卽本此外復生謂芸艸非謂人也通藝錄釋芸引羅願爾雅翼云老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芸當一陽初起復卦之時於是而生又淮南說芸可以外而復生此

則歸根復命取之於芸

羅說止此

釋之曰月令仲冬之月

芸始生則鄂州所謂一陽初起者是也夏小正正月采芸傳曰謂廟采也二月榮芸是花作於二月矣余乃蒔一本於盆盎中霜降後枝葉枯爛越兩月日短至矣宿根果茁其芽叢生三五枝據程所釋得之目驗其云霜降後枝葉枯爛日短至宿根茁芽叢生是卽芸艸可以外復生之證且羅願所引淮南說芸可以外而復生與御覽同較今本尤爲顯然明謂芸外可復生非謂芸可使人外復生也段氏乃云可以外復生謂可以使外者復生斯不然矣

勳菴上初生一日亂一日離

注曰騅各本作騅今依爾雅釋言云蕤騅也蕤亂也
王風傳云蕤騅也蘆之初生者也箋云蕤亂也案毛
釋爲騅恐其與蕤無別也故又申之曰蘆之初生者
也蕤別於蘆析言之也統言之則蕤亦併蘆鄭恐蕤
輦無別也故又申之曰亂也蕤與騅皆言其青色亂
言其形細莖稊密許云蕤之初生亦以正毛也

訂曰段氏謂毛釋蕤爲騅恐與蕤無別故申之曰蘆
之初生此非毛指蕤爲充蔚蕤爲蘆初生判然
二艸不能相溷訓蕤爲騅何以恐其與蕤無別毛卽
欲申之何不云蕤之初生而云蘆之初生自違其幽
風傳亂蕤葭輦之例段說原本其師戴氏毛鄭詩破

正戴說大車傳云案蘆字譌當作菴孔冲遠不能攷
正而溷蘆菴爲一非也夏小正七月秀菴葦傳曰未
秀則不爲菴葦秀然後爲菴葦故先言秀又曰菴未
秀爲菴葦未秀爲蘆是菴與蘆乃菴葦二物初生之
名凡詩中曰蒹葭曰葭菴曰菴葦及今人曰蘆荻皆
竝舉二物蒹葭菴荻一也葭蘆葦一也許叔重說文
解字多本毛詩於菴字云菴之初生然則毛詩轉寫
譌失顯然矣是戴據許說直正毛傳之蘆爲菴較段
爲長爾雅以葭華葭蘆爲一艸皆葦之未秀者也菴
亂蒹蘆雖爲一艸皆菴之未秀者也葦醜芳則言葦
兼有菴以其偁葦醜菴固葦之醜也但非卽葦耳毛

傳以蘄爲萑同一艸茨雕蕘簾屬之葭爲葦同一艸

蘆屬之皆本釋艸爲說許說同毛惟爾雅不言萑蘆

蘭卽雀瓢萑於葦醜兼之說文不言蘆蘆蘆服也

葦葭統之三書竝以萑葦異艸而同類各以已秀未

秀別其名與夏小正之說皆合何得謂毛統偁茨爲

蘆且爾雅云葉萑茶葦醜芬毛於鴟鴞予所拏茶傳

云茶萑茗也荀子勸學篇則云繫之葦茗皆本爾雅

爲文毛不言葦而言萑者夏小正云灌茶茶萑葦之

秀是萑與葦之秀皆爲茶荀說本爾雅爲葦茗正合

小正之葦毛說本小正爲萑茗亦正合爾雅之葦誠

以雅偁葦醜葦醜得有萑竝非通萑於葦也毛旣不

通菴於葦益知其不通焚於蘆矣

鞠治牆也

注曰未詳何物

補曰此牡鞠也周官蠲氏職曰掌去毒毘焚牡鞠以
灰洒之則从鄭注牡鞠鞠不華者然則說文从艸矦
聲之菊謂大菊蘧麥爾雅同卽本艸之瞿麥一名巨
句麥也从艸籀省聲之菊謂日精以秋華卽夏小正
九月榮鞠月令季秋鞠有黃華也从艸鞠聲之鞠謂
治牆爾雅同牆作卽周官牡鞠也三艸各爲一物許
氏分別犁然經傳確有明證郭璞乃以秋華者爲治
牆是以不華之牡鞠爲有華之日精誤亦甚矣邵氏

爾雅正義云鞠自有不華者謂之牡鞠引蠅氏之文以證其說是也段云未詳何物殆未攷之蠅氏與从艸鞠聲

莫析莫大薺也

注曰此薺當作齊許君薺爲蒺黎字則薺菜必當作齊如洛爲歸德水名則知豫州水名必作維也說文字多與爾雅異後人依爾雅改之釋艸曰荇莫大薺郭云似薺葉細案此齊菜中之一種也

補曰蘆字解云一曰薺根薺字解云薺實卽謂荇莫之根與實也爾雅釋艸荇莫大薺齊民要術引槌爲舍人注薺有小故言大薺邶風谷風篇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月令孟夏之月靡艸外鄭注引舊說云靡艸
薺亭歷之屬孔疏云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艸是薺
葉本細本艸蜀本注云析蕒似薺而細葉則大薺之
葉更細於薺故受析蕒之名矣呂氏春秋任地篇孟
夏之昔殺三葉而大麥穫高注云昔終也三葉薺亭
歷析蕒也是月之季枯外大麥孰而可穫分薺與析
蕒爲二葉以析蕒爲大薺知薺爲小薺故舍人云薺
有小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篇薺以冬美而芥以夏
成冬水氣也薺甘美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
薺之爲言濟與濟大水也是天之所以告人故薺成
告之甘芥成告之苦也急就篇亦薺芥連文神農本

艸析糞子味辛然則薺實辛而薺葉甘故詩人以薺
况茶董仲舒史游以芥配薺皆據葉爲言也太平御
覽卷九百八十引說文薺艸可食豈今本有脫文與
訂曰段注謂此薺當作齊許書薺爲蒺黎字則薺菜
必當作齊今謂說文多異物同字卽以艸部證之薺
赤苗嘉穀也別有藟冬不得云必當作釁葵菜也葵說
文作別有鳧葵楚葵不得云必當作葵蘆蘆蕨也別
有茹蘆不得云必當作盧菁韭菹也別有蕪菁不得
云必當作青蘭香艸也別有芄蘭不得云必當作闌
離江離蘼蕪別有夫離不得云必當作離蒲水艸也
可以作席別有昌蒲不得云必當作蒲芘芘艸也別

有鳧苳苳苑不得云必當作此薺爵麥也別有天薺
不得云必當作翕荷夫渠葉別有蓑荷不得云必當
作何以此推之知此薺自應作薺也若去艸作齊誰
復知為薺菜乎蓋不可矣

龍艸也从艸罷聲

注曰爾雅釋器旄謂之龍用此字段借為磨字也

訂曰楚辭傳芭兮代舞龍即芭之正字吳氏穎芳說

說文 紹蘭案爾雅釋器旄謂之龍注云旄牛尾也

春官序官旄人注云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楚

辭九歌禮魂云傳芭兮代舞注云芭巫所持香草名

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訖復傳與

他人更用之芭一作巴然則旄謂之薳周官持旄而舞與楚巫持芭而舞其事正同薳正字巴芭借字以此知薳是香艸其狀如旄故爾雅以之釋旄其正用爲柸虞之飾詳見柸部非段借爲麾字也 又案莠狗尾艸孟狼尾艸以此推之薳亦得偁牛尾艸

隋藍蓼秀

補曰藍字解云染青艸也蓼字解云辛菜替虞也夏小正五月啟灌藍蓼啟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月令疏引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是藍蓼聚生必待成秀始可啟別令其稀疏故名之爲隋隋从隋得聲肉部隋裂肉

也明藨有分別之義卽小正所謂啟也秀之言茂謂叢生而茂卽小正所謂灌也月令仲夏之月令民毋艾藍以染鄭注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是藍秀爲藨之證淮南子詮言訓蓼菜成行高注蓼菜小皆有行列也是蓼秀爲藨之證

从艸隋聲

注曰藨與葍字皆切羊捶蓋卽葍字之異者且當與茱萸葍蕒英薊七字類列此非其次疑後人所沾也

訂曰爾雅釋艸葍萑榮郭注今俗呼艸本萑初生者爲葍音翫豬是葍與藨音固相近但許解葍爲艸

之莖榮藿爲藍蓼秀則芽謂榮槩言凡艸藿謂秀專屬藍蓼字形旣殊義尤迥別不得因其聲近卽疑藿爲芽之異文且玉篇艸部藿下引說文藍蓼秀也是六朝舊本已有藿字說解亦同更不得以類列非次遽疑後人所沾蓋全書錯出甚多不盡以類從矣

蕪艸多兒

補曰周易革上六象曰其文蔚也虞翻曰蔚蕪也以蕪釋蔚詩曹風候人篇蒼兮蔚兮毛傳云蒼蔚雲興兒亦多義也蕪本字僅見虞注左氏隱六年傳曰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蕪蓋謂猶懼來者不多也杜注訓蕪爲至失之此蕪引伸之義

替惡艸兒

補曰淮南子脩務訓虎豹有茂艸野彘有芄替槎櫛
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野彘以替像室正與惡艸兒之
解合

棧艸葉多

注曰詩白旆央央本又作棧泮水之其旂棧棧卽出
車之旂旐旆旆采菽之其旂泮泮也然則小弁萑葦
泮泮亦當云萑葦棧棧本言艸葉之多而引伸之狀
旌旗也

補曰棧之言旆也艸葉多棧棧然如繼旆之旆也經
典棧旆多互相假借大雅生民篇萑菽旆旆毛傳旆

旆然長也此亦假旆爲棧也左氏分康叔以大路少
帛績棧旆旌此又假棧爲旆也楚辭招隱士篇樹輪
相糾兮林木棧馘王逸注云枝條盤紆此棧本義段
未引及文選作芟馘是又借芟爲棧

从艸伐聲

補曰形聲兼會意左氏成十六季傳囚楚公子棧孔
疏云晉語謂之王子發鉤蓋一名一字也按鉤卽句
芑之句月令孟春之月句者畢出棧从艸以伐爲聲
破工記匠人一耦之伐鄭注伐之言發也棧爲艸葉
多故楚公子名棧字發句也句正字鉤借字

春秋傳曰晉糴棧

補曰左氏成十年傳晉侯使糴棧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又晉有茅棧見僖二十八年傳齊有宛棧見成二年傳鄭有師棧見襄十五年傳

薙除艸也

注曰周禮雉氏掌殺艸雉或作夷古雉音同夷故鄭云字從類類謂聲類也大鄭從夷後鄭從雉而讀爲鬣作薙者乃俗字猶稻人芟夷字俗作芟蕘也

訂曰周禮秋官序官薙氏注云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艸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艸芟夷蒞崇之又今俗閒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薙讀如鬣小兒頭之鬣書或作夷此皆

翦艸也字從類耳月令曰燒薙行水非謂燒所芟艸
乃水之是周官故書薙氏或作夷氏先鄭據左氏芟
夷從故書作夷後鄭據月令燒薙從今書作薙而讀
如鬚皆不作雉以雉與夷音義雖同而除艸之字自
當从艸以雉爲聲此形聲通例也薙氏職曰夏日至
而夷之鄭注月令引作薙之則薙字秋官凡三見無
作雉者張衡東京賦曰若薙氏之芟艸是又漢時舊
本周官作薙不作雉之明證薛綜注云周禮有薙氏
芟除艸菅此菅字疑是
官字之譌玉篇薙周禮薙氏掌殺艸是
又六朝以前舊本周官作薙不作雉之明證惟釋文
於薙氏下云字或作雉言或者明非正本則說文薙

字本諸周官解爲除艸無可疑也至鄭云字從類文承此皆翦艸也之下謂故書夷字今書薙字皆是翦艸之類故云字從類非謂聲類假令鄭謂聲類當云聲從類何以云字從類乎稻人夏以水殄艸而芟蕘之說文蕘艸也从艸夷聲經文借蕘爲夷非芟艸正字亦非俗字故先後鄭皆以芟夷解之非薙爲除艸之正字者可比齊民要術引此經正作芟夷可見舊本固是夷字段氏乃以薙爲俗字猶稻人芟夷俗作芟蕘旣已儼非其倫而謂古雉音同夷遂據釋文字或作雉之云徑傳周禮雉氏試思先鄭從故書則作夷不作雉後鄭從今書則作薙不作雉許張薛顧諸

儒所見正本周官皆作薙不作雉是段所據者僅一
或本也凭或本而改正本之經斯爲鉅謬矣

明堂月令曰季夏燒薙

注日月令燒薙蓋亦本作燒雉

訂日月令季夏之月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艸
如以熱湯鄭注云薙謂迫地芟艸也此謂欲稼萊地
先薙其艸艸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
則艸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齊民要術注引
鄭此注作薙氏
掌殺艸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
水火變之今案薙氏職鄭於此下注云謂以火燒其
所芟萌之艸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

燒薙行水利以殺艸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又於序官薙氏下注云月令燒薙行水非謂燒所芟艸乃水之是鄭以燒薙爲一時事行水爲一時事二事非同時月令順文併著之於一時耳許引明堂月令以證薙字之義祇引燒薙不及行水亦謂非一時事鄭義與許同也然則鄭所見明堂月令作燒薙不作燒薙矣呂氏春秋季夏紀曰燒薙行水則不韋所見明堂月令亦作燒薙不作燒薙矣高注云燒薙行水灌之則高誘所見明堂月令亦作燒薙不作燒薙矣齊民要術引明堂月令曰乃燒薙行水則賈思勰所見明堂月令亦作燒薙不作燒薙矣段氏乃云月令燒

蕪蓋亦本作燒雉攷之禮記音義燒雉下亦不言本
或作雉知唐以前皆無作燒雉者則說文蕪字又本
諸月令解爲除艸無可疑也段氏因古雉音同夷遂
疑月令作燒雉試問其所據究屬何本月令許從明
堂月令作蕪不作雉呂鄭高賈諸儒所見皆無作雉
之本是段一無所據也凭肌疑記又爲鉅謬矣

从艸雉聲

注曰許君說文本無蕪字淺人所羈入也

訂曰爾雅釋詁矢雉陳也夷易也矢弛也弛易也矢
雉夷弛四字互爲訓詁明其音義竝近漢書地理志
南陽郡雉注云舊讀雉音弋爾反江夏郡下雉如滄

曰音羊氏反揚雄傳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
艸也雉夷聲相近是服子慎謂辛雉卽新夷也雉从
雉得聲是以雉氏書或作夷以雉聲近夷非謂雉字
卽雉故古本周官月令無作雉氏燒雉者蓋雉爲除
艸必从艸雉方合形聲之例許書之雉旣本周官又
明引明堂月令其爲有此雉字可無疑義玉篇雉引
周禮又釋之曰謂以鉤鎌迫地芟之與許鄭之義竝
合廣韻十二霽雉除艸雖未明引說文而解則本許
氏類篇雉下云說文除艸也引明堂月令季夏燒雉
集韻十二霽雉下云說文除艸也引明堂月令季夏
燒雉皆全引說文宋刊大徐本宋鈔小徐本與今本

竝同段謂說文本無薙字爲淺人所羸入則又不知其所據無薙字之本究屬何本說文甚矣其謬也

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

注曰草斗之字俗作阜作皂於六書不可通象斗字當從木部作樣俗作櫟

補曰周官大司徒其植物宜阜物鄭司農云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阜斗賈疏云阜物柞栗之屬者柞實之皮得染阜故引今世猶謂柞實爲阜斗爲證其栗雖不得染阜其皮亦阜斗之類故與柞同爲阜物也今按栗疑當作櫟實之櫟因聲近傳寫致譌

从艸早聲

注曰周禮大司徒其植物宜阜物假借早晚字爲之
訂曰此从早聲耳不得借以改周官經其草斗本字
經典尙有存者祭統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
草也注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未成可芟艾給爨亨
時則始行小刑也席世昌曰按說文草斗櫟實也五
經艸木字俱作草然其中有本當作草者注家亦混
解不分祭統云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言草斗之爲物艾老則黑如未發秋政之時而采取
之則不可用故民弗敢取以染也鄭氏訓艾爲刈訓
墨爲小刑言秋草木成可芟艾時始行小刑如此則

古人之於薄刑必遷延至秋時始決豈無留獄之意乎紹蘭按月令孟夏之月斷薄刑決小罪鄭彼注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云云是鄭意不以月令爲然故於此注發明彼說今謂孟夏純陽行政令者自應長贏萬物又時將炎熱故於薄刑斷之小罪決之且於輕繫出之今時熱審減刑卽其遺灋此正省刑育物之善政鄭謂似非已乖經義此記上言示賞故注以墨爲小刑欲以刑賞相對爲文然未發秋政民弗敢取草以染亦與祭義斷一樹不以其時非孝之義相符若如鄭說記云草艾注

反說爲艾取草且艾果爲芟艾記當云則民弗敢艾也於文始順而云弗敢草不詞甚矣有是記乎席說爲長又按記文草字如果爲草木之草周官薙氏職曰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至而耜之鄭彼注云萌之者以茲其所其生者夷之以鈎鎌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舍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耜之以耜則凍土剡之是四時皆應艾草竝不以發秋政爲限記何以云未發秋政民弗敢草乎民弗敢草猶月令仲夏云令民毋艾藍以染也其爲草斗之草而非草木之草明矣此草斗舊文之勵存於經洵堪寶貴者也

說文段注訂補弟一

說文段注訂補第二

蕭山王紹蘭學

火分也

注曰此卽今之兆字也廣韻兆治小切引說文分也此可證孫愜以前火卽兆矣又云𠄎灼龜坼也出文字指歸文字指歸者曹憲所作此可證孫愜以前卜部無兆𠄎字矣顧野王玉篇八部有𠄎兵列切卜部之後出兆部又云𠄎同兆此可證顧氏始不謂火卽兆字矣虞翻說尙書分北三苗云北古別字不知其所本要與重八之火無涉豈希馮始牽合而岐誤與治說文者乃於卜部增𠄎爲小篆兆爲古文於火下

增之云八別也亦聲兵列切以證其非兆字而說文之面目全非矣火从重八者分之甚也龜兆其一也凡言朕兆者如舟之縫如龜之坼

訂曰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云分

火三苗火古別字

二火字今本裴注皆譌北據云古別字明其是火非北假令是北不

得言古別字矣下文亦不得言又訓北矣今本史記五帝本紀亦作分北集解引鄭書注釋為分析明非北字北當訓背不得訓析知史記亦是火此虞所見字皆後人以某氏古文尚書改之今訂正

書本作火也又云又訓北言北猶別也是虞誣鄭訓

火為北北猶別為違失之一事然據此足知鄭所見

書亦本作火也古本尚書作火仲翔以火為古別字

康成以分火為分析流之分析猶分別皆不謂火為

兆段氏乃據廣韻兆治小切引說文分也爲孫恂以
前兆卽兆之證試思分兆三苗見於漢本虞書在孫
恂以前曾有讀爲分兆三苗者乎其誤一也周官音
義於春官大卜經文大書出三𦉳二字注云音兆亦
作兆此卽說文𦉳字所從出注云亦作兆卽謂兆古
文𦉳省許偁周官皆古文其所據當是𦉳字今以𦉳
爲正文解云灼龜圻𦉳爲重文先篆後古之例也唐
以前舊本大卜用篆文作𦉳陸氏所據本是也唐以
後本用古文省而隸變作兆今通行本是也許不明
偁周官者說文此類甚多其曉然可知者如計下詞
之計矣鶴下鶴鳴九皋聲
聞于天浚下一之日澤浚鯁下烝然鯁鯁下鱸鮪
鮪鮪皆不偁詩禡下地反物爲禡也戕下他國臣來

弑君曰戕武下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
武皆不傅春秋傳祠下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
璧更皮幣不傅禮趨下趨進趨如也躡下足躡如也
擗下讀若鏗爾舍瑟而作皆不傅論語翫下齊景公
之勇臣有成臚不傅孟子詢下醫無閭之珣玕琪環
下好若一謂之環道下一達謂之道藹下臣盡力之
美睽下讀若白蓋謂之苦繚下一染謂之繚再染謂
之經三染謂之纁纁下裳削幅謂之纁皆不傅爾雅
祭酒稽謨說文自叙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
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其傅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
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豈有大卜三卦
載在周官隨唐人猶及見之而說文反不著之於篇
者則許書之有卅卅字可無疑義鄭注大卜云兆者
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璽罅尋
其文義卽本說文康成注經故必須詳言玉瓦原叔

重解字故祇須略言灼龜坼而其義已足曹憲作文

字指歸其解卍字全襲許語但未明引說文逮孫愜

作廣韻時偶閱指歸隨便采入未檢說文故云出文

字指歸此著述家常有之事亦廣韻常有之事今擇其引

說文以後之書文與許同不稱說文者如龜龜名引

字書烘燎也引字林猗犛犬出字林犛犛羊也引廣

雅既秦謂陵阪為既也引字統荒遠荒引卑蒼麓微

畫也引字統口回也象圍而之形也引文字音義虎

虎文也引字林言直言曰言答難曰語引字林厘宗

廟盛主器出字書萍艸茂兒出字林讐斷首出玉篇

歛口氣引也引字林標擊也引字統齧齒齧跌出字

統艦人值鬼驚詞引纂文王三者天地人一貫三為
王天下所往引字林媵媵媵也引玉篇鷓字林作雛
難天小契也引字林媵媵媵也引字林媵媵也
从市一橫止之出文字音義禹蟲名引字林備輔也
出埠蒼柱楹謂之柱引廣雅土吐也吐萬物也引釋
名誦大也助也引文字音義皋從自辛也言皋人蹙
鼻辛苦之憂始皇以皋字似皇乃改為罪也引文字

音義辟秦晉聽而不聰聞而不達曰辟引字林颺地
 中行鼠百勞所化引字林衍水朝宗於海故從水行
 引字統士相誑也引修續譜觀目有所察引字林菰
 鹿豆也引玉篇穴貧病也引字書稔秋穀熟也引廣
 雅族旌旗引埤蒼叁叁擊也出字林翠青羽雀引字
 林溟水名在河南密縣出文字音義逗住也出何承
 天纂文界目驚界界然出埤蒼姤疾姤姤也引字林
 隈隩隈也引字林萬蟲名也引字林洽水出北颺山
 也引文字音義就事有不善曰就薄引字統秃蒼頡
 出見禿人伏於禾中因以制字引廣雅禽蟲名也引字
 从反止引文字音義截斷也引廣雅鴟鴞鳥引字林
 林鵲字林作離鳥纂文云古鵲字雅鴟鴞鳥引字林
 隻度也引博雅職記微也引字林轆車藉交革引字
 書態埃也引字統廕疎身兒出玉篇鑿羊筮也引廣
 雅藝至也引字統集本作彙羣鳥詳攷其文或引它
 駐木上引字林荅小豆引正名

書或云出某書而不引說文者計六十四字其稍異
 者尙不在此數豈得據此遂謂說文無龜烘猗羗阨
 兂稜口戍言匣萍讐歇標齧魑王嫫離炙媿蚩禹備

柱土誦臯睥颯衍士覲菴穴稔旒奎翠溷逗界姁隈
萬洽既禿土截離離烏雒夔職轄甯嬪塾塾龔峇等
字內惟禿字據今本說文下有未知其審四字許無
此例或校者據文字音義綴記於後然亦不能因此
謂說文無禿字也餘無可疑卽段注亦無異說何獨
於文字指歸而忽爲此紛更之論今卽以廣韻引指
歸者證之二十七刪攬貫也又音患出文字指歸攷
之說文攬貫也其文正合豈亦可云說文無攬字乎
十姥土文字指歸無點此謂俗書土上有點指歸無
之攷之說文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一物出形也其
文正合豈亦可云說文無土字乎六至帥文字指歸

云佩巾也攷之說文帥佩巾也其文正合豈亦可云
說文無帥字乎三十三線線縷也綫細絲也出文字
指歸細絲卽縷攷之說文綫縷也線古文其文正合
豈亦可云說文無綫字乎四十一澆攘文字指歸云
揖攘攷之說文攘推也揖攘也其文正合豈亦可云
說文無攘字乎三十怙燮孰也文字指歸从辛又炎
攷之說文燮大孰也从又持炎辛其文正合豈亦可
云說文無燮字乎此六字皆出指歸段注竝無異說
於土字但說有點無點之異音於燮字且云廣韻所
引指歸蓋用許說何獨於尗字據廣韻謂出文字指
歸爲孫恂以前卜部無兆尗之證試思大卜三尗見

於唐以前周官經文在孫愜以前曾有作爲三火之
灋者乎其誤二也玉篇分部原不同於說文如父字
說文本在又部而玉篇別出父部云本在雲部古文
而別出云部臬本在品部而別出臬部宄本在尸部
而別出宄部處本在儿部而別出處部磬本在石部
而別出磬部索本在米部而別出索部書本在聿部
而別出書部牀本在木部而別出牀部弋本在厂部
而別出弋部單本在叩部而別出單部如此十一字
明非說文所無段氏亦竝無異說何獨於兆字據玉
篇卜部之後出兆部爲顧氏始不謂火卽兆之證又
謂希馮始牽合岐誤試思康成仲翔皆在希馮之前

一則注分火為分析一則以火為古別字曾有謂火
 即兆字者乎其誤三也段氏又據誤本裴注謂虞翻
 說尙書分北三苗云北古別字今謂虞云古別字知
 其所據尙書本作火故云火古別字其實火非古別
 字特以火之音義火分也兵列切與別相近肋分解也憑列切輒說
 火為古別字若是北字火菲也博墨切菲戾也其義其音判然
 各異翻即不精六書未必紕繆至此而云北古別字
 也段乃強坐虞翻作北不顧北別之說不可通猥云
 不知其所本要與重八之火無涉如其說則必當作
 火古兆字而後為有涉乎其誤四也總而論之八部
 之火當據鄭虞所見尙書分火三苗為證讀為兵列

切卜部之尠當據釋文所見古本大卜三尠爲證讀
爲治小切今本說文竝不失許書眞面目如段所說
則有火無尠而尠兆字亾火讀治小切而火字亦亾
是說文又遭一大戾也段氏乃云治說文者於卜部
增尠爲小篆兆爲古文於火下增八別也亦聲兵列
切以證其非兆字說文之面目全非獨不思尙書之
分火是說文火字所本周官之三尠是說文尠字所
本豈治說文者所能增不幾於以不狂爲狂乎其誤
五也

从重八八別也亦聲

注刪八別也亦聲五字
改兵列切爲治小切

注曰此下刪八別也亦聲五字會意治小切二部楚

金云或本音兆按此相承古說也

訂曰八下云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火从重八其解
爲分謂別而又別故稱八別也覆說从重八之意下
又稱孝經說之別以證此八別也之別文義先後相
承則八別也三字斷不得刪八別雙聲亦疊韻火从
重八故云亦聲謂八亦聲也則亦聲二字斷不得刪
火爲形聲字段乃強刪五字以遷就其火卽兆字之
說而以爲會意竊謂許氏不能豫知段氏以兵列切
之火爲治小切之兆加此八別也亦聲五字大有礙
於段說是許氏之過若段氏明知許氏以兵列切之
火非治小切之兆刪此八別也亦聲五字大有害於

許書則是段氏之謬也至楚金云或本音兆此或本
卽沿廣韻之誤非別有古說也段乃以此爲相承古
說是又何邵公所謂甚可閔笑者矣

孝經說曰

注曰孝經說者孝經緯也後鄭注經引緯亦曰某經
說鄭志荅張逸曰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
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

訂曰日部曠重文賊解云祕書曠从戌易部易字說
祕書說日月爲易陰陽分也皆明引祕書不必如鄭
志所云嫌引祕書者蓋許讓說文時賈侍中輩正用
緯書圖讖與後鄭注經之時各有不同此引孝經說

或在長孫氏說二篇江氏說一篇翼氏說一篇后氏

說一篇安昌侯說一篇中

漢書藝文志孝經家

均未可定不能

必其為孝經緯也

故上下有別

注曰此引緯說字形重八之意也上別下別則二八矣集韻改為上下有八非也

訂曰此引孝經說之別字以證上文八別也亦聲之別且以證篆文之火謂此別字其音義竝與火同意非說字形重八之意也云字說引易曰突如其來如謂突與去同意馘字解云周書以為討

周蓋尙謂討之誤

與馘同意負字解引商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

得之傅巖謂營與夔同意眊字解云虞書耄字如此

虞蓋亦謂耄與眊同意構字解云杜林說以爲椽楸

字謂楸與構同意叟字解云杜林說以爲貶損之貶

謂貶與叟同意皆與此引別證火事同一例段氏以

爲說字形重入之意於諸說皆不可通矣且孝經說

本非說此火字其云上下者乃指孝經天子諸侯卿

大夫士庶人而言經文上下連言者凡三見對言者

凡再見此上下有別蓋卽說其大要與火之字形重

入何涉許氏引以證火亦祇重在別字不重在上下

字以重入非謂上下也段氏旣知集韻改爲上下有

火之非其自爲說乃曰上別下別則二入今案火从

重八謂其中作儿左右又分作儿以重襲於儿之外
與宅字左右相竝者不同故云重八其字形相承作
火不作火若果作火則史記及裴注何至誤為北而
廣韻亦無因誤為兆矣足知火之為字又與宅字上
下相重者不同左右謂之竝上下謂之重多字說云
篆文是夕亦為重夕也小徐本作夕古文竝夕後有
注云有竝與重異者如棘棗是也有竝與重同者如
夕夕是也是段亦謂竝有與重同也況火之重八其
文更殊於夕之竝夕乎明不得云上別下別而作火
矣尋段上別下別之言其意中橫據上下二字謂孝
經說自不當作火字而火仍當作火故於此注引玉
篇八部作火此是顧氏泥於上下之文其誤在顧與
段無涉而於火字注一則曰見八部火下再則曰八

部𠂔字卽龜兆字三則曰今𠂔音兵列切此則段氏亦泥於上下之文以左右重八之火爲上下重八之𠂔於其上別下別一言見之旣不善讀孝經說又甚乖許引孝經說之意矣

犁經典省耕也
作犁

注曰山海經后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郭注始用牛犁也按耒部耕訓犁而犁耕二字互訓皆謂田器今人分別誤也仲尼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論語司馬牛孔注云宋司馬犁也此可證司馬牛名耕一名犁也蓋其始人耕者謂之耕牛耕者謂之犁其後互名之

訂曰按古無偁耕爲田器者犁則有之許麟耕互訓是犁初亦耕種通偁後人名犁田之器爲犁耳明犁是耕器亦可偁耕耕是治田不得言器段以耕爲田器非是論語雍也篇犁牛之子何晏集解云犁雜文也皇氏義疏云犁文也雜文曰犁或音狸狸雜文也或音黎犁謂耕犁也是皇氏先以雜文解何諠而云犁爲耕犁則以犁牛爲耕犁之牛矣犁之言利也从黎得聲黎从秝得聲秝古文利釋名犁利也利發土絕艸根也漢書食貨志以趙過爲授粟都尉過能爲代田用耦犁二牛三人齊民要術耕田篇崔寔政論曰武帝以趙過爲授粟都尉敎民耕殖其法三犁共

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耨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
三輔猶賴其利今遼東耕犁轅長四尺迴轉相妨旣
用兩牛兩人牽之一人將種一人下種二人挽耨凡
用兩牛六人一日纔種二十五畝其懸絕如此注云
案三犁共一牛若今三腳耨矣未知耕法如何今自
濟州迤西猶用長轅犁兩腳耨長轅耕平地尙可於
山澗之間則不任用且迴轉至難費力未若齊人蔚
犁之柔便也兩腳耨種壟概亦不如一腳耨之得中
也今按耒部無耨字犁耨一聲之轉三腳耨卽三腳
犁方音不同耳羣經補義云有謂漢武帝時趙過始
教民牛耕非也觀冉伯牛司馬牛之名字犁耕用牛

久矣更有一切證晉語竇犇對趙簡子云宗廟之犧
爲畎畝之勤謂貴者降而爲賤如宗廟犧牲恐服勤
於田也豈非牛耕之謂乎按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
始作牛耕則牛耕夏時已有之江說亦未爲原始之
論吳氏理董云以牛耕故从牛耕具名犇耕田亦僂
犇也說與許合

唉應也

補曰管子桓公問篇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此唉
應之正字也訊爲問明唉爲應尹注以唉爲驚問失
之

周密也

補曰攷工記函人麤之而約則周也鄭注周密致也
左氏文十八季傳是與比周昭四季傳其藏之也周
杜注竝云周密也楚語周而不淑韋注周密也荀子
正論篇主道利周賦篇居則周靜致下楊注竝云周
密也管子入國篇說主周云人主不可不周尹注周
謹密也今案其下文曰寂乎其無端也外內不通安
知所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此管子自解周爲密也
其義精矣又古人名字相應漢杜密字伯周卽取此
義从用口

補曰管子樞言篇周者不出於口不見於色一龍一
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此周从用口其解爲密之義不

出於口不見於色是其密也一龍一蛇一日五化是其用也

周古文周字从古文及

補曰魯語叔孫穆子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臣聞之曰忠信爲周穆子說詩言及而斷之于周故皇皇者華首章每懷靡及二章周爰咨諏三章周爰咨謀四章周爰咨度五章周爰咨詢毛傳總說之曰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鄭申之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諷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毛鄭皆

本穆子以說詩言周而歸之於及足以知古文周从
古文及之義矣

唐大言也

補曰莊子天下篇荒唐之言釋文荒唐謂廣大無域
畔者也此唐之本義也引伸之凡大皆曰唐白虎通
號篇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

从口庚聲

補曰唐从庚得聲漢書文帝紀大橫庚庚是庚有大
義从口故爲大言

陽古文唐从口易

補曰淮南子本經訓元元至碣而運照高注碣大也

石部碭文石也無大義此假碭爲嗚也玉篇口部唐
重文作嗚云古文義本此

吟呻也

補曰廣韻二十一侵引呻也作呻吟也吟字當補姚
巖校義曰呻當作歎藝文類聚卷十九御覽卷三百
九十二引作歎也欠部歎吟也轉相訓

韻吟或从音

補曰姚巖校義云古文今作𠂔則韻卽韻字韻吟同
體而訓爲歎長言之永歎之也韻從今聲鶻冠子五
聲不同均非此義紹蘭按商鐘有𠂔字曾侯鐘有𠂔
字皆卽今之韻字本於鐘鼎古文校義之說信有徵

矣段氏仞韻爲俗體據五聲不同均之說作六書音均表蓋於金石文字不甚留意也

高不也

注曰不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說事之不然也故音義皆同孟子萬章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孟子曰否注孟子言舜不詐喜也又咸丘蒙問舜南面而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孟子曰否注言不然也又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又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孔子於衛主癰疽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孟子曰否然注皆曰否不也不如

是也注以不如是釋否然今本正文皆譌作否不然語贅而注不可通矣否字引申之義訓爲不通如易之泰否堯典之否德小雅之否難知也論語之予所否者皆殊其音讀

訂曰按萬章問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孟子曰否不然也趙氏無注萬章又問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曰否不然趙注云否不是也萬章又問孔子於衛主癰疽孟子曰否不然也趙注云否不也不如是也萬章又問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孟子曰否不然趙氏無注段氏所引微有舛譌而三去正文不字謂今本正文皆譌作否不然語贅而注不可通今按否者緩

詞不然者決詞否輕于不然不然重于否割烹章孟子曰否不然趙注云否不是也專解否字不然無注癰疽章孟子曰否不然也趙注分之曰否不也正解否字不如是也正解不然也句其語甚明若正文作否然也則注但云否不也可矣或但云不如是也可矣何必云否不也不如是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唯唯否否不然既云否否又云不然可爲孟子否不然也之證然則今本正文固未嘗譌語亦非贅而注自可通刪不字者非也段氏又云否字引伸之義訓爲不通如易之泰否堯典之否德小雅之否難知也論語之予所否者皆殊其音讀今按太史公自序否否晉

灼曰否否不通者也然則然否之否卽是不通本說不必引伸之義如泰否以下云云始訓爲不通矣从口不亦聲

哭哀聲也从吅从獄省聲

注曰案許書言省聲多有可疑者取一偏旁不載全字指爲某字之省若家之爲豶省哭之从獄省皆不可信獄固从炆非从犬而取炆之半然則何不取殼獨倏狝之省乎竊謂从犬之字如狡獠狂默猝猥獮狠獷狀獮狎狃犯猜猛狃狃戾獨狩臭斃獻類猶卅字皆从犬而移以言人安見非哭本謂犬嗥而移以言人也凡造字之本意有不可得者如禿之从禾用

字之本義亦有不可知者如家之从豕哭之从犬愚以爲家入豕部从豕哭入犬部从犬𠬞皆會意而移以言人庶可正省聲之勉强皮傳乎哭部當厠犬部之後

補曰案韓詩外傳曰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乎旣斂而槨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說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則哭之从犬豈亦取喪家之狗之意乎是亦一說也何氏邽海說

凡哭之屬皆从哭

𠬞機下足所履者

繫傳本者下有疾字

補曰列子湯問篇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

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

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張湛

注云牽挺機躡紹蘭謹案挺當為彗字之誤彗譌為捷捷又

譌挺觀湛注彗之言躡也機下繩縣兩版用足躡之晉時已誤矣

使牽引相上下以織布帛者謂之牽彗牽彗一上一

下易於曠目故紀昌學不曠臥於機下目承二年而

後不曠也此可證張本列子之譌

從止從又入聲

補曰理董云手織從又足履從止紹蘭謂入則彗之

聲亦取牽彗上下經緯相入聲兼意

池衰行也

補曰衣部袞音也交部音袞也音袞猶言回邪故也
爲袞行謂邪行也

从辵也聲

補曰攷工記旣建而迤鄭司農曰迤讀爲倚移從風
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弓人蓄棗不迤司農讀同
夏書曰東迤北會于滙

補曰東迤北會于滙卽滙澤爲彭蠡之滙會于滙猶
言會于漢也所滙之彭蠡雖在江之南而滙澤之漢
水則在江之北經不直曰會于漢而必曰會于滙者
漢之道里長自東流爲漢至南入于江東滙時通名
漢水而滙澤之漢水則止爲彭蠡之一處易漢之名

而曰匯者以其所能而名之蓋古人命名惟變所適類如此北卽指謂漢水也漢水南入于江又東焉雖匯澤而迴旋前行依然由江之北岸故謂江之迤漢爲迤北也江水東迤迤訓邪行亦訓邪倚江水倚于漢與其所匯彭蠡之處而相會焉故曰東迤北會于匯也程氏瑤田說通藝錄紹蘭案程氏言東迤北會于匯卽東匯澤爲彭蠡之匯其說甚辯以此匯字爲彭蠡生是使獨非它澤之通併禹貢固無二匯也卽以北會之北指漢而言謂江水倚於漢亦無不可以漢水本在江北也但彭蠡在江水之南鄭公曰東迤者爲南江見禹貢東迤北會于匯孔疏說文迤訓衰行經文止一

迤字江水支流既向東衰迤正流又易能向北衰倚
况經文固云東迤不云北迤乎且鄭云東迤者明讀
東迤爲句今程說既併東迤復併迤北於經爲不詞
於注爲不合於已說亦爲不類矣今取其北字之義
而爲之說曰江水至東陵而東迤其正流與在北之

漢及東迤者同會于彭蠡之匯蓋漢與江鬪轉而成

匯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注云尙書禹貢匯澤也鄭元曰匯回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

也當漢水匯澤之時卽江水會匯之時此以鬪爲會

說文鬪遇也非別有所會亦非別有一匯也由是漢出

匯而東爲北江入于海矣江出匯而東爲中江入于
海矣東迤者亦出匯而東爲南江入于海矣此鄭公

所謂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者也

見禹貢三

疏彭蠡於是乎既豬謂三江出

匯時也三江於是乎既入而

震澤底定矣

復復也

注曰彳部曰復往來也

訂曰復當為復形之誤也彳部復卻也从彳日又邊

古文从辵經典相承作退竣與竣聲義竝同齊語有

司已事而竣謂有司已事而退故竣亦解為復也

廷朝中也

注曰古外朝治朝燕朝皆不屋在廷故爾霑服失容

則廢

訂曰古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庫門外曰外朝路門外

曰治朝

對外朝言之亦曰內朝對燕朝言之亦曰外朝

皆廷而不屋燕朝在

路門內亦謂之路寢亦謂之內朝有廷有堂有屋江氏永曰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一爲與

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鄭云謂以宗

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

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

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

朝也一是羣臣以元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

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

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

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待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鄉黨圖破如江所說卽燕朝有屋之證段氏乃云燕朝不屋失之矣曾子問雨露服失容則廢指治朝而言不謂燕朝

延行也

注曰此與彳部延征字音義同漢武帝年號延和如此作今漢書多誤爲以然切之延又或改爲从彳之延亦非也

訂曰案彳部延正行也征延或从彳漢武年號本作延和故武帝本紀作征和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明取彳部延或从彳之征爲義也攷漢書諸

侯王表作征和者五王子侯表作征和者九高惠高
后文功臣表作征和者二作延和者一景武昭宣元
成功臣表作延和者四師古曰延亦征字也作延和者八作征
和者一外戚恩澤侯表作征和者一百官公卿表作
征和者二志傳亦皆作征和字由是言之或从彳作
延或从辵作延或从彳作征三字參差錯出今謂當
以征字訂之征爲延之重文非延之重文武紀征和
應劭以征伐和平解之取孟子征之言正爲義足知
仲遠所見舊本有從重文作征者卽有從正文作延
者與彳部之延音義雖同於漢武元號無涉然則各
表中从辵作延和者正字也从彳作征和者或字也

从爻作延和者誤字也乃段氏不注於彳部延下而注於爻部延下且以改爲从彳作延者爲非不亦異乎

从爻正聲

躅住足也

注於解中補躅躅二字改住爲逗

注曰各本奪躅躅二字文選四引皆有逗各本作住今正逗者止足也說文無住字人部有佷佷者立也立者佷也是爲轉注佷非躅躅之義易曰羸豕孚蹢躅三年間鳴號焉躅躅焉

訂曰躅躅彘韻注於解中補二字改住作逗皆是也佷在人部大自爲部非建類一首之例不得謂之轉

注其說非是躡躑猶逸周書所謂東躡

東躡原本作東躡據王氏

讀書雜誌訂正東躡亦疊韻後同

詳見下

从足啻聲

注曰俗本作適省聲非是

補曰小徐本作从足啻聲段據大徐本為說耳

或曰躡躑

注曰案四字衍文

賈侍中說足垢也

注曰賈謂足垢為躡躑

訂曰傳或曰重言躡躑以起賈侍中說此四字非衍文垢當為跣形聲皆近而誤也跣字解云天寒足跣

也案逸周書大子晉解師曠束躅其足大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踇是以數也曰驟曰數是束躅其足爲天寒足踇之兒與躅躅同意故賈侍中卽本周書說躅躅爲足踇也段氏不知垢爲踇之譌字而云賈謂足垢爲躅躅侍中有知當爲粲然失笑矣惠氏易說曰說文躅躅爲住足賈侍中說足垢也垢之言垢亦象豕形據譌字以說經尤屬非是

蹲踞也从足尊聲

踞蹲也从足居聲

注曰尸部曰居蹲也是謂轉注各本作踞也以俗改正又增一踞篆於蹲後今正而刪之左傳蹲甲而射之蹲居也

訂曰改踞爲居刪踞篆是也蹲在足部居在尸部非

建類一首之例不得謂之轉注左氏成十六季傳蹲
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蹲乃傳之假借傳字解云聚也
謂聚甲而射之江氏永曰甲續札爲之節節相續則
一札而表裏有兩重不甚堅者續欲密札稍短而多
堅則可稍長而少也如第一札之半第二札續之第
二札之半第三札續之則第三札之上端當第一札
之盡處故一札有兩重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
蓋一札左右疊之凡四重札有八重而鏃穿其七也
周禮疑義舉要如江所說明是疊聚其甲故杜注云蹲聚也
今若言蹲居其甲而射之則不可通矣段說非是

說文段注訂補第一

說文段注訂補第三

蕭山王紹蘭學

𠄎鼻也

補曰辛部辛秋時萬物成而飄金剛味辛辛痛卽泣
出从一从𠄎𠄎鼻也鼻犯法也口部𠄎从口𠄎𠄎惡
聲也

从𠄎二二古文上字

補曰𠄎下云犯也从反入从一上部𠄎古文𠄎古文
諸上字皆从一篆文皆从二二古文上字𠄎二卽𠄎
上𠄎上者有子所云犯上𠄎从𠄎 是有鼻也會意
凡𠄎之屬皆从𠄎讀若愆

補曰心部愆過也過小而鼻大則辛重而愆輕故張林云讀若非謂辛卽愆也廣韵以辛爲古文愆誤矣張林說

補曰後漢書鄭宏傳奏尙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朱暉傳尙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宐因交阯益州上計往來市珍寶收取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陳寵傳皇后弟侍中竇憲薦真定令張林爲尙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卽此張林也

讐匹也从言頻聲

補曰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鷓斯李軌等注云鷓斯羣行啄穀喻人黨比游晏今案小雅小弁篇弁彼鷓斯歸飛提提毛傳鷓卑居卑居雅鳥也提提羣兒爾雅釋鳥鷓斯鷓郭注雅鳥也小而多羣然則鷓斯之性好羣故子雲以況頻頻之黨頻卽讐省讐之字从言从頻得聲謂黨人頻比爲言故解以羣匹之匹也

萃叢生艸也象萃嶽相竝出也

補曰叢字解云聚也从萃取聲艸部叢艸叢生兒从艸叢聲叢从萃爲聚叢从叢聲爲艸叢生故萃爲叢生艸矣萃嶽猶言柞鄂秋官雍氏春令爲阱獲注云

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疏云柞鄂者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也然則柞豎向上鄂鄂然謂之柞鄂業叢向上嶽嶽然謂之業嶽其義一也相竝出說业形

凡業之屬皆从業

補曰春秋文五季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左氏公穀經竝同公羊解云許男業卒正本作辛字案辛者業之爛字卽說文艸叢生之業也蓋許男本名業因此字經傳少見學者罕識故或誤爲業或誤爲辛耳臧氏琳說經義雜記業雖次辛从艸从形類不从義類首

爲屮分形下體乃屮字之變犇嶽相竝眾出兒犇通

族嶽嶽角竝出也吳氏穎芳說說文理董紹蘭案臧說

爲公羊存一古文爲說文加一明證可寶也漢書曰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故吳以嶽嶽角竝出說業也

讀若浞

補曰讀若寒浞之浞水部浞从水足聲

𠄎堅也从又臣聲凡𠄎之屬皆从𠄎讀若鏗鎗古文以

爲賢字

注曰凡言古文以爲者皆言古文之假借也例見中

部漢校官碑親𠄎寶智又師𠄎作朋國三老袁良碑

優𠄎之寵按漢魏人用優賢字皆本今文般庚優賢

揚歷句蓋今文般庚固以叀爲賢也

訂曰案古者書叀才之叀爲叀而書多財之賢爲賢石鼓詩有多賢二字尋其上下文理當爲獲獸眾多之義觀漢碑用此尙不誤而今之經典乃誤矣段若膺反以古文作叀爲段借何其到也何氏郝海說叀老也从又灾

注曰大徐本作从又从灾闕按此有義有音則闕者謂从又灾之意不傳也元應曰又音手手灾者衰惡也言脈之大候在於寸口老人寸口脈衰故从又从灾也此說蓋有所受之韻會引說文从又灾灾者衰惡也蓋古有此五字而學者釋之

訂曰案變蓋本从又从災災人之臂亦也言須人以又手扶
亦也亦與災形相近故譌而爲災元應之說支離附
會夫寸口脈衰老人常態何災之有而段氏乃引之
以爲博乎何氏却海說

𠄎籀文从寸𠄎變或从人

𠄎解也

注曰此與釋音義同後人區別之

訂曰采部釋解也𠄎釋音義雖同部分迥別判然二
字安得云後人區別之乎周書梓材篇和懌先後迷
民釋文懌字又作𠄎心部無懌作𠄎者是和𠄎卽和
解與迷民義正合

从支舉聲

補曰支字說云小擊也奉部舉字解云司視也从橫目从奉令吏將目捕罪人也支舉是拘捕罪人而擊之戮从支从舉聲其義爲解者此反訓也詩曰服之無斃斃厭也

注曰厭同厭飽也

訂曰厭當作厭日部厭字解云飽也从日从朕厂部厭笨也从厂厭聲一曰合也此二字異部異義斃字之詁本是厭字經典借厭爲厭後人習見釋詁毛傳作厭因改解中厭字爲厭自當更正段氏乃云厭同厭非其義矣

一曰終也

補曰莊氏寶璣曰周書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櫟斲惟其塗丹牖正義云二文皆言斲卽古塗字賈昌朝羣經音辨斲塗也音徒引書惟其斲塈茨集韻類篇引書斲丹牖又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釋文云懌字又作斲下同據此知古文尙書塗與懌皆作斲斲塈茨斲丹牖用斲先王受命此三斲字皆當訓爲終正義云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畝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脩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義本明白以作僞傳者讀斲作塗又傳會以爲斲卽古塗字

明其終而塗飾之然賴此尙知古文本作斲字後人
 從傳妄改耳墜茨丹履為室器之終事以喻周自文
 武受命至作洛邑殷致刑措而後其事克終故曰皇
 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又曰用斲先王受
 命也大誥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又曰予
 曷敢不終朕畝皆此意也其和斲先後迷民之斲則
 當訓為悅作偽傳者并下句斲字亦訓為悅失之矣

見王氏廣雅疏證

紹蘭案莊說是也惟謂和斲先後迷民之

斲當訓為悅則未然斲無悅訓說文亦無懌字并無

悅字言部說下云說釋也

邶風靜女篇說懌女美說箋云說懌當作說釋

釋即學記所謂相說以解則和斲之斲當用斲解也

之訓謂和解先後迷民而和悅之義自見也 又案

丹部獲字解引周書惟其敷丹獲許蓋用今文尙書

明上文亦作敷塹茨矣故江氏集注音疏改塗爲敷

注云敷猶涂也敷概以堊涂牆也茨以茅葦蓋屋也

今謂敷字解云閉也獲解善丹而引書作敷丹獲試

思閉丹獲閉概茨成何文義乎蓋此引經說段借之

法如莫字解云火不明也引書布重莫席莖字解云

以土增大道上塹古文莖从土卽引書壘朕塹讒說

殄行朔字解云喪葬下土也引書朔淫于家文同一

例則敷卽鞞之段借也 玉篇鞞余石切又都故切卽是鞞可讀釋亦可讀蝨也卽

謂敷涂鞞近亦可段借涂丹獲涂概義尙可通茨則

身言補三
茅葦蓋屋不得言涂故江氏讀戲坵句絕茨字別解
然則戲丹亦句絕媿字亦別解乎莊據孔疏等書作
戮據說文訓終其義爲長

收捕也

補曰手部捕取也此謂收爲捕取臯人也漢書江充
傳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又云
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武五子
傳可矯以節收補充等繫獄窮治其奸詐趙廣漢傳
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後漢書光
武帝紀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此皆
許說所本也叔字解云拾也汝南名收芴爲叔則凡

拾取亦謂之收

从支耳聲

補曰耳字說云一曰瓜瓠結耳起收从耳聲故有撮
聚之義士冠禮記夏收鄭注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小
雅都人士篇臺笠緇揚毛傳緇撮緇布冠孔疏以為
撮持其髻是緇撮即夏收遺意

𤇑 灼龜坼也

補曰曲禮龜為卜灼字解云灸也坼字解云裂也此
謂𤇑者灸龜裂文卜吉凶之兆也經典通作兆周官
大卜掌三兆之灋據釋文舊本作三卦詳見下一曰玉兆二曰瓦
兆三曰原兆鄭注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

其象似玉瓦原之璽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賈疏云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者趙商問此并問下文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下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鄭答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鄭旣爲此說故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又注禮運云其書存者有歸藏是玉兆爲夏瓦兆爲殷可知是皆從近師之說也 大卜又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注云頌謂繇也

三法體絲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絲體
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圻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
濟曰圉曰蠡曰克賈疏云經兆者謂龜之正經體者
謂龜之金木水火土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兆別
分爲二十四分也每體十絲故千二百也 義疏曰
疏謂兆別爲二十四分今以其說推之龜之中直紋
謂之千里路灼契之圻以近千里路者爲首稍遠爲
中近邊爲尾凡圻之見皆有首中尾焉合三節言之
則有雨雨雨雨雨霽雨雨蒙雨雨驛雨雨克又有雨
霽雨雨霽霽雨霽蒙雨霽驛雨霽克又雨蒙有五雨
驛有五雨克有五而二十五具矣除純體無生克者

不占則二十四五兆各二十四則百有二十之經兆

具矣頌干有二百者更以十干之日加之與服虔曰卜法橫

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全賜曰五兆五行之體曲為水銳

為火直為木圓為金橫為土是謂五體蔡沈曰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

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相勝其兆為土見周官義疏

从卜艸象形

補曰艸象形者从火分之火也象龜坼之形吳穎芳

說文

理董

艸古文州省

注曰按古文祇為象形之字小篆加卜非古文減卜

也廣韻曰艸灼龜坼出文字指歸兆拾小切引說文

分也分也之訓見八部𠂇下𠂇出說文則不得云出
文字指歸蓋古本說文卜部無𠂇兆字八部𠂇字卽
龜兆字今𠂇音兵列切卜部𠂇中多一筆以殊於𠂇
皆非古也玉篇卜部之外別爲兆部云兆事先見也
形也𠂇同上假令顧氏所據說文早同今本何爲作
此紛更乎是必說文無兆而增此一部曉然據篇韻
以正說文可無疑矣尋此字之原委蓋由虞翻讀尙
書分𠂇三苗爲𠂇云𠂇古別字由是信之者讀說文
八部之𠂇爲兵列切又增竄八亦聲於說解中而說
文乃無龜兆字矣說文無龜兆字梁顧氏作玉篇乃
增兆部於卜部之後隨曹憲作文字指歸乃又收𠂇

爲龜兆字而改竄說文者乃於卜部增𠄎爲篆文兆
爲古文又恐其形之溷於八部也乃加增一筆以殊
之紕繆之由歷歷可見前注八部未能了然後之學
者依此說而刪定可也 又云按集韻類篇皆引說
文𠄎古省或作𠄎臣光曰按𠄎兵列切重八也𠄎古
當作𠄎是則勉強區分蓋由司馬公始徐鍇徐鉉丁
度等皆作𠄎司馬公所襲者夏竦輩之書也

訂曰段氏謂卜部無𠄎兆字八部𠄎字卽龜兆字又
謂卜部𠄎中多一筆以別於𠄎皆非古紹蘭按八部
𠄎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
是許氏以分也說𠄎之義从重八說𠄎之形八別也

亦聲說火之聲又引孝經說上下有別以證火別異

字同聲同義其解甚明與邇兆字迥別吳志虞翻傳

注引翻奏鄭玄解尙書違失事曰分火三苗火古別

字今本吳志注作分北三苗北古別字據云古別字

知兩北字本皆作火若作北則不得言古別字矣

下文亦不得言又訓北矣此後人以某氏古文尙

書改之其誤與今本史記五帝本紀同今訂正又

訓北言北猶別也蓋虞翻所據尙書本作分火三苗

故云火古別字謂鄭訓火爲北北猶別故云又訓北

言北猶別也下二句乃駁鄭說江叔灑曰火與別實

別代火而不知有火字鄭君以時俗習用之字發明

古字則人易曉故云火猶別言此火字猶時俗所用

之別字也然則鄭君不訓爲北也且鄭注明言分析

流之分析猶分火也鄭君何嘗以火爲北乎虞翻誣

鄭不可則虞氏書明作火段氏乃云虞翻讀尙書分

聽也

𠂇爲分火云火古別字是據誤本裴注爲說如其說
翻當云北讀爲火火古別字方合破讀之例何以無
讀爲之文直云火古別字乎知其所據經文本作火
不作北非讀北爲火也且虞之駁鄭以其火訓北則
鄭氏書亦明作火不作北康成仲翔皆漢時人其所
見尙書竝作火斷難以分火三苗爲分北三苗更難
以分火三苗爲分兆三苗是火當讀兵列切不當讀
治小切明矣廣韻謂𠂇出文字指歸或曹憲作指歸
時偶未徵引說文或孫愐作廣韻時偶用指歸未檢
說文皆著書家所常有之事安得因其僅引指歸遂
據爲許書無𠂇兆之證說文火分也从重八八亦聲

明當讀兵列切依廣韻之例當在入聲十七薛乃薛
韻有別無火而列之上聲三十小此則孫愔之誤然
其字固作兆不作火安得因其誤引說文以俗書治
小切之兆當篆文兵列切之火遂據爲八部火卽龜
兆字之證乎又謂玉篇卜部之外別爲兆部是必說
文無兆增此一部曉然今案玉篇分部原與說文不
同如說文父本在又部而玉篇別增父部云本在雲
部古文而別增云部臬本在品部而別增臬部宥本
在亓部而別增宥部處本在几部而別增處部磬本
在石部而別增磬部索本在艸部而別增索部書本
在聿部而別增書部牀本在木部而別增牀部弋本

在厂部而別增弋部單本在卍部而別增單部如此
十一字豈亦說文所無顧氏別增一部乎其不得據
此爲證抑又明矣今更有切證者周禮釋文於大卜
下大書出𠄎二字注云音兆亦作兆是唐以前舊本
大卜經文原作三𠄎其字正从卜从兆作𠄎與火分
之火形聲皆異此卽說文𠄎字本於周官之確證亦
卽文字指歸本於周官及說文之確證而釋文云亦
作兆又卽說文兆古文𠄎省之確證其非竄改說文
者於卜部增𠄎爲篆文兆爲古文甚明其不能混卜
部之兆爲八部之火更甚明矣况說文之字以兆爲
聲者如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類洮𧈧挑姚𧈧𧈧𧈧𧈧凡二十六字其文皆从𧈧如
段所言盡改从火其形與聲全書皆紊而𧈧𧈧𧈧矣
兵列切之𧈧讀爲治小切之𧈧而火亦𧈧矣丁度集
韻溫公類編世所傳者正文注文皆用今體書其引
說文自應作𧈧𧈧不作𧈧𧈧至大小徐則篆文皆作
𧈧古文皆作𧈧其書具在可覆視也段謂二徐作火
不亦誣乎類篇載臣光曰按火兵列切重𧈧也𧈧古
當作𧈧言簡而義覈是爲善讀說文足正廣韻之誤
段乃謂勉強區分由司馬公始又謂其襲夏竦輩之
書不又慎乎然則段氏之智固遠在司馬公之下學
者但據釋文所載大卜之三𧈧鄭虞所見尙書之分

火及溫公所說則二字判然不同可不煩言而浚也

互詳八
部火下

說文段注訂補第三

說文段注訂補第四

蕭山王紹蘭學

羌西戎牧羊人也

注改牧羊人三字為羊種二字

注曰各本作从羊人也廣韵韵會史記索隱作牧羊人也學者多言牧羊人為是其實非也下文言棘焦僥字乃从人東夷字乃从大南方蠻閩字从虫以其蛇種也北方狄字从犬以其犬種也東北方貉字从豸以其豸種也故字皆不从人假令羌字从人牧羊則既人之矣何待棘僥字始从人哉且何不入几部而入羊部哉是則許謂為羊種與蛇種犬種豸種一例各本作牧羊人似取風俗通竄改御覽引風俗通

曰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爲號按應氏風俗通其語有襲用說文者有竄改說文者其說貉不从多種之說亦見御覽則說羌不从羊種正同今正

訂曰各宋本及小徐本皆作牧羊人集韻類篇引亦同不獨廣韻韻會索隱諸書爲然也段據解中四種又據虫部蠻閩皆云蛇種犬部狄云犬種豸部貉云豸種因改牧羊人爲羊種謂羌不得从人假令羌字从人牧羊則旣人之矣何待熨僥字始从人且何不入人部而入羊部今謂許於下文明謂熨焦僥頗有順理之性故从人羌則以牧羊爲事其字形聲兼會

意故其解明云从人从羊羊亦聲是以不入人部而入羊部風俗通言羌主牧羊字从羊人所說正與許合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人字統八國爲文則西戎牧羊之羌武王亦既人之矣豈人之而反不得从人乎推之蠻閩貉狄周官蠻隸百有二十人閩隸百有二十人貉隸百有二十人皆與夷隸竝列同儻爲人左氏多言狄人明其爲種各異爲人則同

許書多有文立於此例通於彼者

錢氏曉微曰說文木東方之行金西

方之行火南方之行水北方之行則中央可知鹹北方味也而酸苦辛甘皆不言方霧水音也而宮商徵角皆不言某音青東方色也赤南方色也白西方色也而黑不言北方黃地之色也而元不言天之色鐘秋分之音鼓春分之音而不言二至笙正月之音管十二月之音而不言餘月龍鱗蟲之長而毛羽介蟲

之長不言皆舉
一二以見例

此文據羌字所从解云西戎牧羊人
即可見蠻閩狄貉之皆人於蠻閩下云蛇種狄下云
犬種貉下云豸種亦可見羌之爲羊種故下文特申
言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
从羊而總之曰此四種也互相證明正舉一反三之
例且下文云唯東夷爲大人也僂人而別之曰大
故夷字列於大部棘焦僥以其頗有順理之性故从
人列於人部羌則牧羊人故亦从人列於羊部其餘
三種以羌字之例可推故不必僂人蠻閩列虫部狄
列犬部貉列豸部區別井然於此可見許書條例之
精當矣段乃輒刪改牧羊字改人爲種不幾於許氏所

謂未覩字例之條者歟

从儿从羊羊亦聲

注改从儿从羊四字爲从羊儿三字

注曰各本作从人从羊誤也今正羊儿者羊種而人
胔也

訂曰从儿从羊宋刻大徐本及今大小徐本皆如此
廣韻引同集韻類篇皆作从儿段氏最信韻會今韻
會亦作从儿从羊足徵舊本皆然段何所據而改爲
从羊儿蓋因風俗通云羌字从羊人故有此改然彼
乃應仲遠所自說竝未明引說文不能定許書必同
彼說當依各舊本爲是段又解之曰羊儿者羊種而
人胔也此又據古文奇字儿人在下之說故以爲人

肸肸者脛臑也如段說是羌唯肸與人同其餘皆與
芊同豈羌人亦首有角而後有尾乎蓋不然矣

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
犴此六種也

注曰上文祇有四種不得言六或云此當作有謂羌
有六種明堂位爾雅所云六戎也今按亦非文義當
云皆異種也以引下文从人从犬之字

訂曰虫部蠻南蠻蛇種从虫緜聲閩東南越蛇種从
虫門聲犬部狄赤狄本犬種狄之爲言淫辟也从犬
亦省聲豸部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
言惡也六種當爲四種蠻閩皆从虫爲一種狄爲一

種貉爲一種羌爲一種故云此四種也古文四作𠃉
篆文六作𠃉形近致譌段注乃引或說此當作有謂
羌有六種旣斥爲非又自說之曰當云皆異種也亦
𠃉說

西南𦵏人焦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

補曰人部𦵏字解云𦵏爲蠻夷从人棘聲僥字解云
南方有焦僥人長三尺短之極从人堯聲𦵏禮記作
棘王制西方曰棘鄭注云棘當爲𦵏𦵏之言偏使之
偏寄於夷戎此云西南者𦵏在西方焦僥在南方也
周易說卦傳曰坤順也許氏將說𦵏與焦僥从人之
意以其有順理之性故先言蓋在坤地以見坤有順

義其位又在西南正當夔焦僥之地耳水經江水又
東南過夔道縣北注云縣本夔人居之地理風俗記
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從人此直以東夷俗仁說
夔與許言頗有之義不合海外南經焦僥國在三首
東郭注云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爲機巧有五穀食此
但以機巧說焦僥與許言順理之義尙不相背蓋如
公輸般之機巧非孟子所謂機變之巧也
唯東夷从大大人也

補曰大人也謂大字卽人字也大字說云天大地大
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人也夷字解云平也从大
从弓東方之人也海外東經大人國爲人大大荒東

經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踐其上張其兩耳

夷俗仁仁者壽

補曰夷仁一聲之轉人部仁字解云親也𠄎古文仁玉篇口部𠄎古文夷字又引說文曰古文仁字是夷仁古通也夷在東方漢書律秝志曰少陽者東方於時爲春仁者生地理志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讓又曰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國後漢書東夷列傳曰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朝鮮卽東夷東方仁主生故許云夷俗仁仁者壽下又偁不灰之

國爲之證也

有君子不歿之國

補曰身部鳳字解云出於東方君子之國海外東經

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

爭淮南墜形訓東方有君子之國高注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

語本此大虎當作文虎大荒東經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

此卽許說君子之國也不歿之國東方未見楚辭天

問云何所不歿王逸注引括地象曰有不歿之國此

不言何方大荒南經有不歿之國阿姓甘木是食又

有不歿民海外南經不歿民其爲人黑色壽不歿又

有不歿之鄉楚辭遠游云畱不歿之舊鄉呂氏春秋

求人篇禹南至不夙之鄉此皆在南不在東後漢書東夷列傳曰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夙之國焉此卽許說也

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

補曰桴當爲泝泝編木以渡也正字桴眉棟名段借字論語子罕篇子欲居九夷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疏引東夷傳曰夷有九種吠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又一日元菟二曰樂

浪三日高麗四曰滿節

皇侃義疏作滿節

五日鳧臯

皇疏作鳧臯

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公冶長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

日桴地理志曰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
有以也夫許說本此

巛古文羌如此

注曰不得其說

訂曰屮與𠂔之𠂔同意亦謂羊也𠂔从四人人與儿
同意亦謂人也从四人者取其人眾牧羊卽篆文羌
字所從出也然則古文亦旣人之且眾人之矣何獨
於篆之从人羊疑之而於古文从𠂔屮則云不得其
說乎此非不得其說也恐說之則前說不可通耳

羨進善也

注曰進當作道道善導以善也顧命誕受羨若馬曰

羨道也文王拘羨里尙書大傳史記作羸里

訂曰段據顧命馬注謂進當作道今謂道善不若進

善之顯江氏叔灃曰說文羊部羨進善也又厶部羨

字重文作誘古文作羨則誘羨同字鄭箋詩衡門序

云誘進也故云羨進釋文引馬注云羨道也案承天

改殷命之下而言文武誕受羨若則是謂文武受天

命而進順之故羨當訓進馬以羨為道似未安尙書集注

音許解羨作進其義自通不得以馬說改許義也吳

氏西林曰別列羨字在厶部羨之古文同誘誘進於

善也从羊者从善省會意說文略同江說較段為長

从羊久聲

補曰苟字說曰从羊省羊與義善美同意羨爲進善
故从羊久字說曰從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是
久亦有進義故羨从久聲

文王拘羨里在湯陰

補曰水經蕩水注云羨水出蕩陰西北地理志曰縣
之西山羨水所出也羨水又東流逕羨城北故羨里
也史記音義曰牖里在蕩陰縣廣雅牖獄犴也夏曰
夏臺殷曰羨里周曰囹圄皆圜土昔殷紂納崇侯虎
之言囚西伯于此散宐生南宮括見文王乃演易用
明否泰始終之義焉羨城北水積成淵東至內黃羨
水又東歷黃澤入蕩地理志曰羨水至內黃入蕩者

也

鷦鳥也

補曰經典通作難難金翅鳥也郝氏懿行云木難似
難鳥所爲紹蘭案文選樂府詩注引南越志曰木難
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蓋金翅鳥本名難因其沫
結成珠故傳此珠爲木難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引廣
志作莫難又卷九百二十七引符子曰晏嬰云有鳥
曰金翅民謂爲羽豪其爲鳥也非龍肺不食非鳳血
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不充生未
幾何天其天年而外觀晏子之言足知金翅鳥之所
以名難也難行而鷦廢難易之義行而鷦之本義亦

廢矣汗簡引尚書作𪔐古文四聲韻引古尚書作𪔐
此皆古文从身之鸛

从身墓聲

補曰墓部墓黏土也凡从墓得聲之字如𪔐勤等皆
有難義

難鸛或从佳

補曰難乃身名易乃虫名但借其音以識人語難易

之名吳氏穎芳說說文理董 紹蘭案古文四聲韻引籀

韻作難與此略同

難古文鸛

補曰小徐本無此字據古文四聲韻引說文作𪔐明

當有此古文汗簡作𪔐

𪔐 古文𪔐

補曰齊侯罇鐘銘命𪔐老校此古文而省矣

𪔐 古文𪔐

補曰古文四聲韻引古老子作𪔐王存又切韻作𪔐
又作𪔐與此略同吳氏曰从雀从古文豆之𪔐省

𪔐 孝鳥也

補曰周頌思文篇鄭箋云火流爲鳥五至以穀俱來
孔疏引書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鳥瑞臻初
學記卷三十引春秋運斗樞曰飛翔羽翮爲陽陽氣
仁故鳥哺公也案鳥哺公故書說鳥有孝名許云鳥

孝鳥本書說文選補入詩噉噉林鳥反哺于子李善
注引毛詩曰相彼反哺尚在翔禽今毛詩無此文蓋
逸詩之譌

象形

注曰鳥字點睛鳥則否以純黑故不見其睛也

補曰六書故云鳥者象其飛鳥黑不辨其目故視鳥
而殺之殺謂滅其目也段說本此吳氏理董云鳥鳥
俱象形形無分別鳥之象形蓋象古文鳥也此篆但
从鳥而去其·以識其別

孔子曰鳥昉呼

注改昉
爲亏

注曰亏於也象氣之舒亏呼者謂此鳥善舒氣自叫

故謂之鳥

訂曰目部眈張目也从目亏聲一曰朝鮮謂盧童子
曰眈眈呼者張目而舒其氣鳥之爲文空其目無盧
童子卽是張目之義眈从亏得聲眈呼亏呼皆疊韻
亏部亏於也象氣之舒亏从亏从一一者其氣平舒
似無庸改眈爲亏也初學記卷三十引春秋元命苞
曰日中有三足鳥者陽精其僂呼也注云僂呼溫潤
生長之言案口部呼外息也吸內息也呼對吸言則
外息是平舒其氣僂謂鳥脰句僂僂呼者句脰而舒
氣故以爲溫潤生長之言然則眈呼爲張目而呼僂
呼爲句脰而呼皆謂舒氣形異而義則同矣引孔子

日者玉部亼部犬部禾部及此凡五見蓋夫子逸說載在傳記者許氏猶及見之今亼論語入佾篇子曰嗚呼釋文云或作鳥字此舊本也鳥乎卽下文許所謂助氣者

取其助氣故以爲鳥乎

補曰鳥呼猶鳥乎鳥乎猶鳥鳥史記李斯列傳夫擊甕叩鈸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嗚嗚當爲鳥鳥漢書楊惲傳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鳥鳥師古引李斯上書作鳥鳥知史記舊本如此鳥鳥亦是助歌呼之氣

凡鳥之屬皆从鳥

巛古文鳥象形

補曰吳氏理董云首巛从几變左巛右勿象翮羽下體从匕而增為巛匕象兩足并巛則不并而以巛象其爪也阮氏鐘鼎欵識載楫妃彝其銘有錫十甬甄之文又云伯遲父又云我惟錫壽我不巛不阮據說文釋甄為種壽為疇不為丕巛不為於耒而說之曰我不耒耒者我乃大於耒也鳥字見說文即於字耒象曲木之形於耒猶言于耜謂伯遲父遲阮釋為辟誤錫甄可大修耒耜以勸耕也此古文巛勵存於彝器者

巛象古文鳥省

補曰鳥鳥亦有用此字者穆天子傳虎豹為羣於鶴

與處郭注云於讀爲鳥於鶴與虎豹對文是於卽象
古文鳥省者郭云於讀爲鳥則誤分於鳥爲兩字矣
吳氏理董云右省𠃉爲人二卽𠃉之變

𠃉光景流也

補曰淮南子精神訓如光之燿如景之𠃉今本𠃉譌
放讀書雜志云劉績依文子九守篇改放爲𠃉案劉
改是也如景之𠃉謂如景之𠃉形也𠃉與燿爲韻若
作放則失其韻矣紹蘭按放當作𠃉字之壞也𠃉者
𠃉景流也𠃉从白故爲𠃉景从放故爲流然則淮南
本作如景之𠃉謂景之流許解𠃉爲𠃉景流正取淮
南爲義也文子九守篇亦本作𠃉傳寫者多見𠃉寡

見𦉳又以效與耀韻因誤𦉳爲效不知𦉳讀若侖正
與耀爲韻邶風簡兮篇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卽其明
證矣是知劉本改放爲效放固失之而效亦未爲得
也

从白

補曰白下云西方色也此說𦉳爲尃景之意

从放

補曰放卽流也大學云放流之此說𦉳有流義

讀若侖

補曰精神訓𦉳與耀韻許讀若侖者說文炎部𦉳於
湯中爓肉眾經音義卷四引作淪肉爓淪皆从侖聲

皆彌字之借字彌部鬻內肉及菜湯中薄出之从彌
翟聲既夕禮記管筭三其實皆漚鄭注米麥皆湛之
湯漚卽彌也呂氏春秋期賢篇今夫爚蟬者務在乎
明其火荀子致士篇作燿蟬皆龠翟聲同之證故敷
讀若龠淮南與燿爲韻矣

受相付也

注曰受者自此言受者自彼言其爲相付一也

補曰周書梓材篇皇天既付中國民又云用懌先王
受命上言付下言受卽受相付之義

从受舟省聲

注曰舟省聲蓋許必有所受之

補曰辭氏欸識盃和鐘銘受天命以受屯魯受正从舟號姜鼓受福無疆師旆鼓庶受天命尹卣銘受乃永魯阮氏欸識頌壺銘尹氏夏王命書頌拜稽首受命頌敦銘同天錫簋銘帝受元命張仲簋銘受無疆福寰盤銘共受王命書古文受字中皆从舟篆變爲𠂔故許云舟省聲蓋省𠂔之𠂔而存其一左右垂之因以爲聲也惟辭氏所載鼓敦銘受釐之受作爲此古文之變體省其中一畫卽𠂔字

牘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

注曰按士喪禮主人奉尸由阼階鄉西階斂於棺棺先在肆中矣所謂殯也在西階故檀弓曰殯於客位

又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釋名亦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殯賓也賓客遇之言稍遠也此去葬期尙遠非將葬賓遇之也將葬而朝於祖而設遷祖奠而載柩於車而祖而設葬奠此不得名殯淺人竄改之致此不通耳當云屍在棺肆於西階賓遇之

訂曰喪禮之節始死也小斂與大斂也殯也葬也是其大略也如段氏所說自朝祖至設葬奠其事在殯後葬前故得統於殯而解以賓遇之雜記或問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獨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案

既遣而包其餘卽既夕禮所云苞牲取下體正在葬
奠讀遣之時而曾子以爲父母而賓客之然則許解
殯云將遷葬柩賓遇之與曾子之說正合其義自通
非淺人所能竄改也段氏乃拘於常說謂當云屍在
棺埽於西階賓遇之無亦未達禮意及許意與至死
與屍古多通用如左氏文十二傳死傷未收哀十六
季傳余知其死所史記秦本紀晉楚流死河二萬人
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呂氏春秋離謂篇富人
有溺者人得其死又期賢篇扶傷輿死又義賞篇不
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淮南子兵略訓同

腎水臧也

注曰今尙書古尙書說同

補曰月令孟冬之月祭先腎鄭注云先祭腎者陰位

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孔疏引異義云今文尙書

歐陽說

五行大義引尙書下有夏侯二字

腎水也古尙書說腎水也

許慎謹案月令冬祭腎鄭云冬位在後而腎在下腎

也脾也俱在鬲下今醫病之法以腎為水

詳見心部

呂氏

春秋孟冬紀祭先腎高注云祭祀之肉先進腎腎屬

水自用其藏也

淮南子時則訓注略同

太元經曰一六為水藏

腎白虎通曰樂動聲儀曰腎之為言寫也以竅寫也

五藏腎智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

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

釋名曰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素問
曰腎者作彊之官技巧出焉又曰腎者主蟄封藏之
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少陰通
於冬氣

从囚取聲

補曰腎之言堅也岐伯云腎主蟄又曰作彊之官是
其誼也氣通于冬冬水行故爲水藏

金藏也

注曰各本不完當云火藏也博士說以爲金藏下文
脾下當云木藏也博士說以爲土藏肝下當云金藏
也博士說以爲木藏乃與心字下土藏也博士說以

爲火臧一例元應書兩引說文肺火臧也其所據當是完本但未引一曰金臧耳五經異義云今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尙書同鄭駁之曰月令祭四時之位乃其五臧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義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

夙爲劇鄭注月令自用其說從今尙書說揚雄大元
木臧脾金臧肝火臧肺水臧腎土臧心從古尙書說
高注呂覽於春祭先脾曰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
說脾屬木自用其臧也於夏祭先肺曰肺金也祭禮
之先進肺用其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臧於秋祭先
肝曰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也故先進肝一曰肝
金也自用其臧也於冬祭先腎曰腎屬水自用其臧
也於中央土祭先心曰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
所勝也一曰心土自用其臧也其注淮南時則訓略
同皆兼從今古尙書說而先今後古許異義從古尙
書說說文雖兼用今古尙書說而先古後今與鄭不

同矣

訂曰古人著書舉一可以反三故文簡而義無不該
姑卽許氏說文言之木東方之行金西方之行火南
方之行水北方之行則土爲中央之行可知也鹹北
方味也而酸苦辛甘皆不言方霸水音也而宮商徵
角皆不言音青東方色也赤南方色也白西方色也
而黑不言北方黃地之色也而元不言天之色鐘秋
分之音鼓春分之音而不言二至笙正月之音管十
二月之音而不言餘月龍鱗蟲之長而毛羽介蟲之
長不言皆舉一二以見例非有遺漏也五臧配五行
古文說與博士說各異唯腎爲水臧則同五經異義

言之詳矣其撰說文解字云心土臧也博士說以爲

火臧而脾土臧肝木臧肺金臧則但用博士說不言

古文異同亦舉一反三之例錢氏大昕說

養新錄

紹

蘭案錢說是也段氏據心字解欲於肺脾肝下依文

補之許自敍云厥誼不昭爰明以諭故五臧配五行

先古後今之例特於心篆發之誠以心者五臧之主

明著其諭於彼而肺脾肝之古今先後厥誼自昭此

許意之顯然可見者也今乃輒欲紛更殊乖祭酒次

列微辭之悞又案鄭駁異義先言月令祭四時之

位後言醫病之法其意謂五行所主則從今文尙書

之說其注月令仍依記文用古尙書說同五行之義

何嘗自用其說段氏乃云鄭注月令自用其說從今
尙書說斯爲謬矣 又案段注所引諸說尙有班固
劉熙素問等書並未引及今統舉各家之論仍以今
古尙書爲綱詳列眾家分別注之以便觀覽 今文
尙書夏侯歐陽說肺金也 古尙書說肺火也許慎
謹案月令夏祭肺與古尙書同 鄭駁云夏祀竈其
祭也先肺後心肝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此義不與行
氣同也以上月令疏五行大義引五經異義此許從古鄭從今也 班
固曰樂動聲儀曰肺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序五臧肺
義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
殺成萬物故肺象金色白也元命苞曰肺者金之精

制割立斲白虎通情性篇岐伯曰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

焉又曰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

為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素問劉熙曰肺勃也言其

氣勃鬱也釋名劉以肝屬木則以肺屬金可知此皆從今文說者也

月令孟夏之月祭先肺鄭注云先祭肺者陽位在上

肺亦在上肺為尊也此鄭依記夏祭先肺明亦謂肺屬火不與駁異義同揚

雄曰二七為火臧肺太元經此皆從古文說者也呂

氏春秋孟夏紀祭先肺高注云肺金也先進肺用其

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臧淮南子時則訓注略同此兼用古今

說先今而後古者也

从肉米聲

補曰肺之言米也象艸木盛米米然故劉熙言其氣勃鬱也肺通秋氣秋金行故爲金臧

脾土臧也

注曰文有脫誤說見上

訂曰脾配五行先木後土其例特發於心篆之下不煩複出故但言土臧互文見義自叙云曉學者達神指其微意正在於此況肺脾肝三篆與腎篆相次腎水臧也故云肺金臧也脾土臧也肝木臧也文法相承竝無脫誤若如段說豈腎下亦當云水臧也博士說亦以爲水臧乎蓋不可矣 今文尙書說脾土也 古尙書說脾木也 許慎謹案月令春祭脾與古

尙書同 鄭駁云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春位小

前故祭先脾義不與行氣同 以上月令疏五行此許大義引五經異義

從古鄭從今也 班固曰樂動聲儀曰脾之為言辨

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脾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

之精土尙任養萬物為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故

脾象土色黃也元命苞曰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

胃者穀之委故脾稟氣也 白虎通情性篇 岐伯曰脾胃者

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又曰脾胃者倉廩之本營之居

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脣四

白其充在肌此至陰通於土氣 素問 劉熙曰脾裨也

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 釋名劉以肝屬木則以脾屬土可知 此皆

從今文說者也 月令孟春之月祭先脾鄭注云先

祭脾者春為陽中於藏直脾脾為尊

此鄭依記春祭先脾明亦謂脾

屬木不與駁異義同

揚雄曰三八為木藏脾

太元經

此皆從古

文說者也

呂氏春秋孟春紀祭先脾高注云脾屬

土陳俎豆脾在前故曰祭先脾春木勝土先設所勝

也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

淮南時則訓注略同

此兼用古今

說先今而後古者也

从肉卑聲

補曰脾之言裨也裨助胃氣運行水穀補益藏府故

謂之脾以其通於土氣故為土藏

肝木藏也

注曰文有脫誤說見上

訂曰古人立言之法有文見於彼義通於此者肝配五行先金後木之例祭酒特於心篆見之固欲令好學深思者心知其意也孔子曰推一合十爲士故知此文竝無脫誤段氏蓋未之思耳 今文尙書說肝木也 古尙書說肝金也 許慎謹案月令秋祭肝與古尙書同 鄭駁云秋祀門其祭也先肝後心肺秋位小卻故祭先肝此義不與行氣同以上月令疏引五行大義 班固曰樂動聲儀曰肝五經異義此許從古鄭從今也 班固曰樂動聲儀曰肝之爲言干也五藏肝仁肝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

枝葉元命苞曰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木之為言

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張者是其效也白虎通情性篇岐

伯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又曰肝者罷極之本

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為陽中之

少陽通於春氣素問劉熙曰肝榦也於五行屬木故

其體狀有枝幹凡物以木為榦釋名此皆從今文說者

也月令孟秋之月祭先肝鄭注云先祭肝者秋為

陰中於藏直肝肝為尊此鄭依記秋祭先肝明亦謂肝屬金不與駁異義同

揚雄曰四九為金藏肝太元經此皆從古文說者也

呂氏春秋孟秋紀祭先肝高注云肝木也祭祀之肉

用其勝故先進肝一曰金也自用其藏也淮南時則訓注略同

此兼用古今說先今而後古者也

从囚干聲

補曰肝之言干也故劉熙釋肝爲榦謂其體狀有枝榦也肝通春氣春木行故爲木藏

觶解實曰觶

補曰觶下云鄉飲酒觶也鄉飲酒禮記獻用爵其他用觶經傳取爵實之者一實爵者四實觶者八鄉射禮傳取爵實之一洗爵實之二實爵五取觶實之一洗觶實之一觶洗實之二觶不洗實之一受觶實之一卒觶實之一實觶六燕禮傳卒爵實之一實爵一洗象觶實之二象觶實之一實散一大射儀卒爵實

之一實爵三 觶實之一實觶二洗觶實之一有司
徹實爵二實觶二皆謂實酒其中也勺下云中有實
是其義周南卷耳疏引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
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
曰觴觴者餉也是凡酒器總名爵實酒於爵皆曰觴
禮器鄭注凡觴一升曰爵是觴又爲爵之總名許言
觶實曰觴不言爵實者文略也投壺云命酌曰請行
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西部酌盛酒
行觴也漢書兒寬傳寬上壽曰臣奉觴再拜上千萬
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車千秋傳迺與御史中二千
石其上壽頌德美上報曰敬不舉君之觴然則奉觴

曰賜灌行觴曰盛酒上壽之觴曰敬舉曰敬不舉明
觴中實酒矣

虛曰觶

補曰鄉飲酒禮傳卒觶者五卒爵者四既爵者四記
傳卒爵者二既爵者一特牲饋食禮傳卒角者四卒
觶者五少牢饋食禮傳卒爵者十有司徹傳卒爵者
三十既爵者六按卒角卒爵既爵則角爵皆虛卒觶
則觶虛故士虞禮傳卒爵六虛爵一明卒爵爲虛爵
鄉射禮傳卒爵三既爵五虛爵二卒觶九又傳卒受
者以虛觶降奠於筐大射儀傳卒爵十五既爵二虛
爵八卒觶八又傳賓進受虛觶降又傳卒受者以虛

觶降又侑大夫以虛觶降燕禮侑卒爵十三既爵二
虛爵四卒觶三又侑賓進受虛觶降又侑卒受者以
虛觶降又侑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是經明言虛觶
也故許云虛曰觶矣燕禮又云司正坐取觶洗南面
反奠於其所鄭注云反奠虛觶不空位也則凡言洗
觶亦虛觶也許不言虛爵者文不備

从角錫省聲

補曰矢部無錫字當作錫錫傷也从矢易聲矢从入
觴从錫省聲取聲同

𩚑 籀文觴从𩚑省

補曰鬯部𩚑禮器也象𩚑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

此省鬯又从甬易聲吳任臣字書引洞靈真經步前稱薦正如此作此籀文屢存於道藏者

觶鄉飲酒之爵也

補曰鄉當爲禮涉觶下鄉飲酒而誤也燕禮言設膳
篚鄭注膳篚君象觶所饌也其言主人獻賓云主人
北面盥坐取觶注古文觶皆爲觶主人賓右奠觶主
人升坐取觶注取觶將就瓦大酌膳其言賓酢主人
云賓洗南坐奠觶注今文從此以下觶皆爲爵賓坐
取觶於篚賓坐奠觶於篚其言主人獻公云主人盥
洗象觶升實之東北面獻於公其言主人酬賓云主
人盥洗升媵觶於賓其言獻卿大夫云卿升拜受觶

主人拜送觚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其言賓媵
觚酬公云賓降洗媵觚於公注酬之禮皆用觶言觚
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芴氏由此誤爾賓降
洗象觶升酌膳坐奠南注今文曰洗象觚其言君爲
士舉旅云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注今文觶
又爲觚記云若飲君燕則夾爵注謂君在不勝之黨
賓飲之如燕媵觚則又加爵此燕禮用觚也大射儀
言主人獻賓云主人北面坐取觚洗賓少進辭主人
坐奠觚於篚興對卒洗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
降賓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酌膳獻賓賓拜
受爵於筵前升筵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其言賓酢主

人云賓坐取觚奠於筐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於筐與對卒洗酌膳以酢主人其言主人獻公云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於公注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象觚東面不言實之變於燕其言主人酬賓云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其言獻卿云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其言獻大夫云主人洗觚升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其言獻釋獲者云司射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於其位其言賓舉爵爲士舉旅行酬云賓降洗升媵觚於公注今文觶爲觚賓降洗觚升酌膳坐奠於薦南注此觚當爲觶公坐取賓所媵觚與唯公所賜此大射禮用

觚也特牲饋食禮長兄弟洗觚爲加爵記云二觚注
二觚長兄弟酬眾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宜接竝也
舊說云觚二升是特牲禮亦用觚矣詩周南卷耳疏
引異義今韓詩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
一曰觴受三升者曰觚

注曰觚受三升古周禮說也言一曰者許作五經異
義時從古周禮說至作說文則疑焉故言一曰以見
古說未必盡是則韓詩說觚二升未必非也不先言
受二升者亦疑之也上文觚實四升文次於從角單
聲引禮之下其意蓋與此同或云亦當有一曰二字
訂曰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

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三升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許
慎謹按周禮一獻而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
豆矣鄭駁之曰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
肉旁箸支汝頴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肉旁單古書或
作肉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觶寫此
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
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紹蘭按鄭駁
異義從韓詩說又於攷工記梓人觶三升注云觚當
爲觶又於特牲饋食禮記注引舊說云爵一升觚二
升觶三升又於燕禮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注云古文
觚皆爲觶媵觚於公注云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

觶言觶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荀氏由此誤爾公坐取賓所媵觶注云今文觶又爲觶又於大射儀賓降洗象觶注云此觶當爲觶鄭之破觶爲觶其說如此今以禮經證之大射儀云賓降洗升媵觶於公卽燕禮賓降洗升媵觶於公也其云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於薦南卽燕禮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於薦南也其云公坐取賓所媵觶卽燕禮公坐取賓所媵觶也以燕禮證大射儀則大射儀媵觶爲古文故鄭謂今文觶爲觶象觶亦古文故鄭象觶以大射儀證燕禮則燕禮所媵觶亦古文故鄭謂今文觶又爲觶然則今文燕及大射之媵觶洗象

觚取所媵觚正謂酬明此酬禮當用觚故梓人云獻以爵而酬以觚與今文此二經適相符合且鄭於燕禮所媵觶言今文觶又爲觚而於大射儀所媵觶旣不能指傅古文作觶并不破觚爲觶則古文亦作所媵觶況鄭注燕禮記明云君在不勝之黨賓飲之如燕媵觶此又鄭自言燕禮作媵觶之明證足知今文作觶較古文作觶爲長而梓人之酬以觚正當作觶不得輒改爲觶一獻三酬爲一斗正當三升曰觶不得從韓詩說及舊說改古周禮說也許於異義不從觶二升於此傅觶受三升者曰觶其說亦較鄭爲長矣又按鄭謂酬之禮皆用觶今據鄉飲酒鄉射特牲

及少牢之下篇有司徹諸禮經言酬皆用觶此鄭說所本獨燕禮大射儀酬當用觶蓋鄉飲酒等四篇皆大夫士禮故酬用觶燕及大射諸侯之禮故酬用觶所以別君臣而辨等差正在於此又梓人爲飲器爲侯爲筍簋此三物者鄉飲鄉射皆用樂卽有筍簋又有侯而飲器則有爵無觶有司徹但有爵無侯與筍簋特牲亦無侯筍簋有爵有觶而觶爲長兄弟獻尸之加爵非用之酬禮惟燕及大射三物皆備且用觶爲酬記文又明云酬以觶故知梓人一職實與此二經相表裏卽此可見設官制禮之意而古周禮說之釋觶爲不可易也段因許偁一曰遂謂作說文則疑

焉實則許未見有疑意上文解下云解受四升不偁

一曰亦其證

从角瓜聲

解環之有舌者

注曰秦風曰沃以釃爾雅環謂之捐捐者釃之段
借字詩容有作捐者通俗文曰缺環曰鐻許與服不
同服謂如玦許謂環中有橫者以固系

訂曰爾雅釋器環謂之捐郭注云著車眾環此統說

車環於名物無當邵氏正義以游環解之引毛傳鄭

箋釋名為證

邵云秦風小戎曰游環脅驅毛傳游環

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釋名云游
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

也著車眾環名爲捐此驂馬外轡之環非爾雅所謂環謂之捐之環且未解捐爲何義經義述聞云環與捐皆圓貌也捐之言圓也說文圓規也規亦圓也釋魚曰蝟蠃郭彼注云井中小蝟蠃赤蟲蝟蠃猶詰屈也此蟲行於水中則掉尾至首左右回環其狀曲而且圓蠃謂之蝟猶環謂之捐此說環捐同義是矣而未言此環於車何用捐爲何環說文釐環之有舌者从角夆聲鏹釐或从金喬段說捐釐借字是矣而未言捐可借釐釐可名環之義紹蘭案捐釐聲之轉釐之或字爲鏹鏹从喬聲捐从冃聲冃喬亦聲之轉說文刀部剗剗二字相次則下云挑取也从刀冃聲剗下云剗去

惡創肉也从刀喬聲是剗剗雙聲而義近且捐从目

目下云小蟲也目即釋魚蝟蠖之蝟鑄从喬喬下云

以錐有所穿也目小蟲狀如小環喬小穿狀亦如小

環是目喬之形亦相近明鑄與捐通即釐與捐通此

捐可借釐之證也服虔謂缺環曰鑄缺環即左氏金

鑄雖非許義而鑄聲近玦玦从夫聲夫者決也目部

映明也从目夫聲明从目目聲女部缺讀若煙火煠

煠从女夫聲火部無煠有娟解云娟娟煙兒从火

目聲娟即煠之正字是鑄與玦通亦與捐通矣

从夨聲夨下云營求也夨部引韓非曰自營為夨韓

子五蠹篇作自環者謂之私橈弓太公封于營疏引釋疏云水出其前而左曰營疏云

與孔疏同

此營疏猶上文遂出其右而還之畫疏還猶環

也環猶營也以其規畫如環謂之畫工以其營市如

環謂之營工

說文營市居也

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有營陵如

管子地員篇之有環陵然則夔爲營求明釧亦營亦

卽環也此釧可名環之證也述聞云蠙謂之娟猶環

謂之捐今亦云營謂之夔猶環謂之釧矣小戎鍔以

釧納毛傳釧無訓但云納驂內轡也鄭箋納之釧以

白金爲飾也納繫於軾前亦不釋釧爲環今據首章

云游環脅驅陰鞞鍔續傳云游環鞞環也游在背上

所以禦出脅驅慎馬具所以止入陰揜鞞所以引

也鍔白金也續續鞞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

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

揜軌在軾前垂軻上鑿續白金飾續鞞之環是知軻
 繫軾前釐則鑿从白金環而有舌貫於驂馬內轡之
 軻以固其繫此詩毛不言釐鄭不言釐有舌釋器又
 舍釐借捐釐軻之義幾廢賴有說文解釐爲環之有
 舌俾後人得尋雅訓以求詩義釐義明而捐義亦明
 且知所據爾雅舊本蓋作環謂之釐段氏乃云詩容
 有作捐者是欲用爾雅借字之捐易毛詩正字之釐
 何其到也說文又云鞞大車縛鞞鞞从革肩聲大車
 縛鞞之鞞謂之鞞正猶小戎固驂之鞞謂
 之釐亦謂之捐皆取義於環也釋器載轡謂之轡
 郭注云車軻上環轡所貫也足知軻上有環矣

說文段注

佃第四